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暗流涌动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虎掌
蓝星
黄牙
副族长
族长
巫医
白风
雷族
炭爪
武士
学徒
黑条
沙风
蕨爪
长尾
灰条
火心

高星
夜星
钩星
族长
族长
族长
风族
影族
河族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暗流涌动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目 录

第一章　虎掌去哪儿了？ / 1
第二章　冰雪消融 / 6
第三章　洪水来了！ / 10
第四章　激流勇救 / 15
第五章　特殊任务 / 23
第六章　两个叛徒？ / 27
第七章　重回学徒生活 / 34
第八章　快，后退！ / 40
第九章　星族，请救救我！ / 44
第十章　借道而行 / 49
第十一章　乌云遮月 / 55
第十二章　遭遇偷袭！ / 63

第一章　虎掌去哪儿了？

火心来到巫医巢穴，将蕨爪遇险的经过娓娓道来，炭爪一边听着，一边检查蕨爪的腿伤，用蛛丝填充伤口。

她高兴地对蕨爪说："今晚你最好就在这里休息。我敢保证，你的腿在一两天之后就能恢复得完好如初。"然而蕨爪却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腿再也不能完全恢复而感到难过。炭爪转头对火心说："刚才云崽来过，告诉我他要帮长老们捉虱子，我给了他一些老鼠胆汁。"

蕨爪好奇地问："那是做什么用的？"

炭爪眼含笑意，告诉他："滴一些老鼠胆汁，虱子们就会从身上自己掉落下来。但完事后不要舔爪子，会很臭的。"

火心做了个鬼脸，说："云崽一定乐此不疲。可惜的是，他受到了虎掌的惩罚，但这件事并不是他的错。"

炭爪耸了耸肩膀说："没必要和虎掌争论。"

火心同意道："那倒是。不管怎么说，我得去看看云崽怎么样了。"

刚一踏进长老巢穴，扑面而来的一股老鼠胆汁的恶臭，让火心几欲窒息。云崽正在小耳的灰毛里扒拉着找虱子，他将老鼠胆汁涂在小耳的后腿上，小耳回头呵斥："小心点儿，小家伙！别伸出爪子。"

云崽的脸因为恶心而皱成一团，嘟囔说："收着爪子呢，不信你看！搞定了，小耳。"

一直在旁边饶有兴趣观看的斑尾见火心进来了，用她那苍老的声音说："你的外甥办事效率很高，火心。"云崽带着蘸满老鼠胆汁的苔藓正要过来帮她捉虱子，她急忙说："不用了，云崽，我没有虱子。而且，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去打扰一只眼的好梦。她可不会为此领你的情。"说完，她的目光瞄向正倒头酣睡的一只眼。

云崽满怀希望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没有别的猫了。他问："既然如

此，我可以走了吗？”

火心说：“你可以迟些时候再来照顾一只眼。现在，你最好把这些脏窝挪出去。开始吧，我帮你。”

小耳大声说：“新换的苔藓务必要干燥！”

火心和云崽一道将旧苔藓和干草挪出巢穴，捆成小捆后带出营地。火心教云崽如何在雪地里蹭爪子以清除上面残留的老鼠胆汁。他说：“我们现在去找些新苔藓吧。跟我来，我知道有个好地方。”

跟随在火心身后的云崽抱怨道：“我累了，不想干。”

火心说：“是吗？很不幸，你必须做。打起精神，否则更不愿意做了。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当我还是学徒时，我曾独自照顾过黄牙。”

云崽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黄牙！哇呜，我打赌她的脾气一定很坏！你没有挨揍吧？”

火心回答说：“她只动嘴不动爪，不过，骂我的话很难听！”

云崽哈哈大笑。看到他不再抱怨，火心松了口气。两只猫来到被积雪覆盖的苔藓堆，火心扒开积雪，拽了一把苔藓出来。云崽学着他的样子，将潮湿的部分从中抖落。

两只猫衔着苔藓返回营地，这时，火心看到一个猫影在金雀花通道入口处一闪，转眼便跳上山沟。那只猫体态雄壮，身上有条纹。是虎掌！

火心眯起眼睛。虎掌的样子鬼鬼祟祟，四处张望，发现没有任何动静后，方才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沟外。火心疑心大起，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他放下口中的苔藓，说：“云崽，把你的带回长老巢穴，然后回来取我的这些。我还有些事要做。”

云崽嘴衔苔藓应了一声，继续向金雀花通道走去。火心转过身，朝虎掌消失的方向奔了过去。

虽然已不见虎掌踪影，但好在有气味留存，雪地里也留下了他宽大的脚印，因此跟踪起来并不是件难事。火心小心翼翼，不敢过于靠近，以免被虎掌嗅到气味。

虎掌的踪迹径直穿过伐木场和松林。令火心震惊的是，虎掌竟然是往两脚兽地盘而去。他隐隐感到害怕：虎掌是去找自己的姐姐公主吗？也许是因

为他痛恨云崽，所以迁怒于云崽的妈妈。虽然火心从未向族群透露过公主的住处，但对虎掌来说，通过云崽身上的气味找到公主的踪迹并不是件不可能的事。火心压低身体，行走时更加谨慎。他跟踪虎掌的行迹穿过一片金雀花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动，抬眼一看，原来是一只老鼠。

火心本不想节外生枝，但这只老鼠实在是送到嘴边的美味，于是，他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子向老鼠匍匐过去，弹跳之间已是胜券在握。他花了些时间将老鼠埋在雪里，安顿好后才继续上路。经过这次耽搁，火心不得不加快脚步，生怕虎掌在这段时间里已然得手。

他绕过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桩时，冷不丁和反向归来的虎掌撞了个满怀。

虎掌吓了一跳，后腿站立，低嘶着说："蠢货！你在这里干什么？"

火心的第一反应是松了口气：虎掌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两脚兽地盘伤害公主，然后打个来回。接着，他意识到这位副族长正盯着自己，眼里充满怀疑的目光。火心想：他一定不知道我在跟踪他。

于是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带云崽去一个能找到苔藓的地方。事后，我想应该再捉些猎物回去。"

虎掌说："我没有看见任何猎物。"

火心朝来的方向探了探头，说："猎物就埋在那里。"

虎掌眯缝起眼睛："让我看一下。"

虽然火心对虎掌不信任自己感到生气，但同时他又为早先埋下的猎物而暗自庆幸。火心回到老路，扒开堆在那只老鼠身上的积雪说："满意了吗？"

虎掌皱起了眉头。火心清楚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他本想找火心的碴儿，但这次未能如愿。

最后虎掌嘟囔了一句："既然这样，你就继续狩猎吧。"说完，低下头衔起老鼠朝营地走去。

火心目送他离开后，转身循着踪迹又向两脚兽地盘跑去。至少他能发现虎掌到底去了哪里。他时不时扭过耳朵，几经确认虎掌没有转回跟踪时，才渐渐放下心来。

虎掌的气味一直通向环抱两脚兽地盘的围篱处。火心来回巡查，琢磨着这块地方。雪地上到处是猫的爪印——印迹太多以致无法辨认。空气中还弥漫着许多猫的气味。显然，不久之前一些猫曾在此地停留过。

火心皱起鼻子，感觉有些恶心。这些猫的气味中夹杂着猎物的腐臭味和两脚兽丢弃的垃圾的刺鼻气味。除了虎掌的气味，根本无法辨认出这些气味究竟属于谁。他心事重重地坐下舔爪子，想不透虎掌是来这里会见这群陌生的猫呢，还是仅仅路过而已。他正要返回营地，突然身后传来声音。

"火心！火心！"

火心跳起来转身看去，看见他的姐姐公主正赫然坐在两脚兽花园尽头处的围栏上。他急忙跑过去跳上围栏。

公主蹭着他的面颊，嘴里发出高兴的呜呜声。一番亲密过后，公主退后两步，惊叫道："火心，你怎么变得这么瘦了！是不是吃不饱饭呀？"

火心承认道："是的，大伙儿都吃不饱肚子。这种天气里，猎物很稀少。"

公主问："你现在饿吗？我家里还有食物，想吃的话我给你取过来。"

火心有些心动。想到不必狩猎就能填饱肚子，他的口水差点儿流出来。但理智终归战胜了欲望。他决不能带着一身两脚兽的气味回到营地去，而且，先于大家偷食也是武士守则所禁止的。于是他说："谢谢你，公主。不

过我不能吃。”

公主担心地说：“希望你别让云崽饿着。这些天我一直在等你，快告诉我现在他的情况如何。”

火心回答说：“他表现得很好，很快就能成为学徒了。”

公主的眼里立刻充满了骄傲，火心则感到有些不安。他知道，姐姐将长子送进族群，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因此，他决不能让姐姐对云崽的族群生活产生疑虑。他说：“云崽长得很结实，而且智勇双全。”但他内心里暗想：而且还吵闹不休，破坏东西，目无尊长。不过，云崽一旦适应了族群生活，绝对学得很快。于是继续说：“我敢肯定，他必将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

公主乐呵呵地说：“当然了，有你在教导他嘛。”

火心的双耳尴尬地扭了扭。公主以为他这个武士当得很惬意，却不知道他在族群内所面临的问题，更不知道当他发现那些对族群影响深远的事情后，要想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多么困难。

他说：“我得走了，很快我会再来看你。到了新叶季，我就带云崽一起来。”他深情地舔了一下公主的肩膀，公主想到即将见到爱子，更是心情欢愉。

火心循着虎掌的气味原路返回，在路上不停地寻找猎物。既然告诉虎掌出来狩猎，回到营地时就得带上像样的猎物才行。不知不觉中，一种陌生的声音越来越响。他停下脚步，想了片刻后才意识到这是水滴滴落的声音。环顾四周，一根荆棘的枝头末端悬着一颗晶莹透亮的水珠。水珠在阳光下闪耀着七色光彩，愈发饱满，最后掉落在雪地里，穿出了一个小洞。

火心抬起头。四周到处都悬挂着这种水珠，这时，一股暖风扑面而来。他内心充满了喜悦。冰雪已经开始消融！艰苦的秃叶季即将过去，新叶季正在拉开序幕，猎物会再次丰富起来。

第二章　冰雪消融

回到营地时，火心看见蓝星正从育婴室里往外走。他急忙将猎物放在猎物堆上，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去。

蓝星见状问他："火心，有事吗？"声音平静，却很冷淡。火心知道她还在为自己询问那两只雷族幼崽的事情而生气。

他尊敬地低下头，说："蓝星，我刚才在两脚兽地盘附近狩猎……"

蓝星截断他的话头，说："为什么去那里？有时，我觉得你在两脚兽地盘里花的时间过多了，火心。"

火心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只是认为那里猎物可能会多些。总而言之，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嗅到了一些陌生猫的气味。"

蓝星一下子警觉起来，两耳竖立，眼睛死死盯着火心："猫数多少？哪个族的？"

火心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具体数量，至少有五六只吧。不过，他们的气味不是四大猫族的。"他皱着鼻子回忆说："那是一种腐肉的气味，因此我敢肯定，他们也不是宠物猫。"

蓝星陷入了沉思。让火心感到安慰的是，她的敌意正渐渐消退。蓝星问："气味的新旧程度如何？"

"很新。但我没有见到他们。"火心答道。他心里暗想：除了见到虎掌以外。但他决定不把这些情况向蓝星和盘托出，蓝星不想听到任何对她的副族长不利的消息，而且他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虎掌和这件事有关。

蓝星说："也许是些两脚兽地盘里的流浪猫吧！谢谢你，火心。我会让巡逻队对此事留个心眼儿。不过，我们也不必对此过于在意，我想他们还不会对族群形成什么威胁。"

火心叼着一只水老鼠返回营地。艳阳高照，碧空万里。自从和公主会面

至今，已经过去两天了，大部分的积雪均已融化，万物复苏，枝头吐出新芽，绿意渐浓。更重要的是，猎物又重新出现在丛林里，要堆满猎物堆已不是难事。数月以来，族群头一次不再为能不能吃饱的事犯愁。

火心来到空地时，看见母猫们正忙着将旧的草垫推出育婴室。他将猎物放在猎物堆上后，过去帮忙，此时竟看到云崽也在其中，这让他很高兴。

云崽摇摇晃晃正在往外推一堆草垫，见到火心立刻骄傲地说："我正要指点其他幼崽们去那个有许多苔藓的地方！"

火心赞同说："好主意。"虽然虎掌已经免除了云崽照顾长老的任务，但他仍坚持帮忙。也许这个小家伙终于对忠诚二字有所领悟。火心说："留神有獾（huān）！"

这时，金花出现在育婴室门口，正往外推一团污秽的苔藓。她怀有身孕，腹部鼓鼓的。

她说："你好，火心。又见到太阳了，真好，不是吗？"

火心友好地舔了一下她的肩膀说："新叶季就快到了，你也快要生了。如果……"这时他听到虎掌在身后喊他的名字。

"火心，如果你无所事事，只会站在那里扯闲篇的话，我倒有一个任务交给你。"

火心立刻起了无名火。整整一早上，他都在狩猎，此时才刚有些喘息的时间和金花聊聊天。

虎掌继续说："我要你带领一支巡逻队沿着河族边界巡视。最近几天，还没有猫去过那里。如今雪化了，我们需要重新标出气味标记，顺便看看有没有河族猫来我们领地里偷猎。如果发现他们，你知道该怎么做！"

火心说："是，虎掌。"他暗想：虎掌竟然让自己领队，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随即他意识到，不在公开场合显露敌意，正是虎掌的聪明之处。虎掌精心安排，对待火心和族里其他猫一样，以防被蓝星察觉出异常。

火心想：不过我仍然不信任你！他大声说："那么，我都带谁去？"

"随你的便。"虎掌接着讥笑了一声，"你不是想让我指挥你吧？"

"不，虎掌。"火心竭力抑制住冲动，他真想在虎掌布满爪痕的口鼻部再添上那么一道。和金花道了声再见，他便赶往武士巢穴。沙风正躺在里面，

精神十足地为自己舔梳，灰条和奔风则在一旁相互舔梳。

火心喊道："谁想外出巡逻？虎掌要我们巡查河族边界。"

提到河族，灰条率先爬起来，奔风也慢腾腾地站起来。沙风停住嘴下的活儿，抬头看着火心说："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早上起来后我一直在狩猎。"虽然口中抱怨，语气却很友善，远不是火心初来乍到那会儿受到的那种无礼对待。她站起来，抖了抖身体，说："好了，领路吧。"

火心问灰条："蕨爪能去吗？你要带他出去吗？"

奔风解释道："白风和鼠毛带领学徒们出去了，是所有的学徒——他们更傻！出去为长老们狩猎。"

火心带着巡逻队出发了。跳上山沟时，地面有些扎脚。积雪融化之后，脚步不再打滑，奔跑起来十分畅快，可以好好活动一下久困的肌肉了。火心说："我们先去太阳石，然后顺着边界到'四棵树'。"

一行猫在丛林间疾行。蕨木新枝上的绿叶已经舒展开来，迎春花吐出的灰芽也泛出片片绿意，小鸟在欢歌，万物生发，春意盎然。

行进至丛林边缘时，火心减慢步伐。前方传来潺潺流水声，原来河水已经冲破了坚冰的禁锢。火心小声说："快到边界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附近也许有河族猫。"

灰条停下脚步，张开嘴嗅了嗅空气，报告说："我没有嗅到任何河族的气味。"火心怀疑他是否因银溪不在附近而有些失望。灰条继续说："况且，附近河流解冻，他们有了足够的猎物，为什么还来偷猎我们的？"

奔风大声说："对于河族的作风我可不敢恭维。如果你不留神，他们连你身上的皮毛都会偷走。"

灰条勃然变色。火心见状生怕灰条在情急之下出言不逊，让别的猫察觉出他怀有二心，于是急忙岔开话题说："好了，我们赶路吧。"他奔出树林来到开阔地面。眼前的情形令他大吃一惊，他急忙刹住脚步。梦里的景象犹如一道霹雳闪过，一刹那浮现在他的心头。

众猫面前的地面缓缓沉降入河。冰雪消融致使河水大涨，湍急的河流漫过两岸，拍打着高度没膝的草地。河里的芦苇刚刚露出水面。上游处，太阳

石变成了一块被银光闪耀的河面环抱的灰色小岛。

冰雪确实融化了，但河流也因此形成了洪水。

沙风惊叹道："我的天哪！"灰条和奔风也都附和着，火心则心中惊骇，说不出话来。看到眼前波光粼粼的大水，此刻他回想起斑叶的预言："水能灭火。"

他心里泛起阵阵寒意，竭力想弄明白这场洪水如何能威胁到他们的族群。凝神专注之时，火心连灰条什么时候走到他身边的都不知道。灰条满眼惊惧，火心不用问也知道他是害怕银溪出事。

第三章　洪水来了！

河族一边的河岸地势较低，因此洪水漫得更远。至于岛上的营地，火心不知道会被淹没多少。尽管对河族心存疑虑，但火心对银溪的好感仍是与日俱增，而且他对雾脚和灰池也怀有敬意。他不敢想象她们被迫离开营地，或者更糟——被淹死的情景。

奔风走到水边，朝对岸望去，说："河族这下可倒大霉了。不过也好，他们游不过来了。"

火心感觉到奔风的幸灾乐祸勾起了灰条的怒火，急忙给灰条使了个眼色，说："现在不能巡视边界了。我们要立即赶回去把这里的情况向蓝星汇报。"看到灰条一脸痛苦地望着河对岸，他坚决地说："走吧，灰条。"

蓝星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跳上高岩，如往常般喊道："所有年龄够大，能独自狩猎的猫到高岩下集合，参加族群会议。"

众猫从巢穴里鱼贯而出进入空地。火心刚在群猫前面选了个位置坐下，就瞥见云崽跟在纹脸身后蹦蹦跳跳地来到空地，心里暗自愠（yùn）怒——云崽年龄太小，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大会。他看到黄牙和炭爪远远站在香薇通道入口处。即使是断尾，也在鼠毛的推搡下从巢穴里走出来。

上午的明媚阳光渐近尾声，密云积聚，遮天蔽日。柔和的轻风渐渐强劲，一阵刺骨的寒风刮过空地，将围坐在高岩下的群猫的毛吹得贴在身上。火心不禁打了个寒战，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出于忧虑。

蓝星说："雷族的同胞们，我们的营地正处在危难之中。雪融化了，但河水却冲上了岸。我们领地的一部分已被洪水淹没。"

众猫齐声愕然惊叹。蓝星提高声音说："火心，把你看到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

火心站起身，将河水淹及太阳石的事情原原本本地给众猫讲了一遍。

听完后，黑条说："这听起来对我们没什么威胁，我们仍有很多领土可以狩猎。让河族去为这场洪水操心吧。"

猫群中发出一片赞同声，虎掌则一言不发，纹丝不动地坐在高岩下，只是偶尔晃动两下尾巴。

蓝星大喊道："安静！洪水有可能淹到这里，那时行动就晚了。有些事情是超越了族群间的对抗的。我不想听到任何有关河族猫在这次洪水中遇难的消息。"

火心注意到蓝星说话时，眼里的目光非常炙热，似乎话里有话。他感到十分困惑，记得当初谈及河族武士时，蓝星表现得很暴躁。此刻，她却神情激动，将心里涌动的同情表露无遗。

团毛说："我记得上次河水大涨，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四大族群的猫被淹死不少，猎物也都在劫难逃。因此，即使幸存下来的猫，也是饿得半死不活。这不仅仅是河族自己的事务。"

蓝星说："说得好，团毛。对于那段日子，我也是记忆犹新。我永远都不希望那幕惨剧再度上演，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命令：所有猫都不得单独外出，幼崽和学徒至少在一名武士陪同下方能离开营地。巡逻队负责探察洪水的涨幅——虎掌，你来抓这件事。"

虎掌说："是，蓝星。我还要派出狩猎队，我们必须在大水漫涨之前储备充足的猎物。"

蓝星赞同道："好主意。"随后提高声音对全族说："会议到此结束，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她从高岩上跳下，轻轻落地，走过去和团毛等长老们谈话。

火心正等待虎掌派自己外出巡逻，忽然看见灰条正从猫群外围偷偷溜走。他急忙走过去，赶在灰条进入金雀花通道前追上，附在他耳边小声说："你要去哪里？蓝星刚说过不许单独外出。"

灰条惊惧地瞅了他一眼，说："火心，我必须去见银溪。我得知道她是否平安。"

火心叹了口气，他理解灰条的感受。但此时去见银溪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他问："你怎样渡河呢？"

灰条倔强地说："我会想办法的，不过是些水罢了。"

火心想起上次灰条掉进冰窟窿里，还是银溪出手相救，于是骂道："拜托，别那么愚蠢！你以前差点儿淹死，还想再来一次吗？"

灰条没有搭话，只是转过身又往通道外走。

火心扭过头，看见大伙儿在虎掌的指挥下正分成若干小队准备外出巡逻。他低声唤住灰条："站住，灰条！"

看到灰条停下脚步，他跑到虎掌身边说："虎掌，灰条和我从太阳石沿着河族边界巡视，如何？"

虎掌眯缝起眼睛，对火心的自作主张甚为不满。但他没有理由拒绝，特别是当着蓝星的面，于是他大声说："好吧，顺便捉些猎物带回来。"

火心恭敬地回答："是，虎掌。"然后转身回到灰条身边，说："搞定了。我们去巡逻，这样一来，谁都不会再怀疑我们的行踪。"

"但是你……"灰条刚要反对。

火心说："我知道你非去不可，但我要和你一同去。"

说话时，他感到心里有一丝愧疚。即使是执行巡逻任务，他和灰条也不该越界。如果让蓝星得知她的两名武士在族群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居然冒着生命危险溜进敌族的领地，她一定会大发雷霆。但火心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灰条孤身犯险。一旦被洪水冲走，灰条就再也回不来了。

来到营地外，灰条小声说："谢谢你，火心。我会记住这些的。"

两名武士并肩爬上碎石遍布的陡坡，进入丛林。路依旧是老路，路面上却多了遍地的稀泥。虽然洪水尚未淹至此处，但融化的雪水渗入土地，犹如下了场倾盆大雨，路面变得泥泞不堪。

行至丛林边，他们发现河水的涨势更加凶猛。太阳石几乎全部被淹没在水下，只留下一个小角，四周便是打着旋涡的急流。火心说："我们过不去的。"

灰条说："去下游看看，也许那里能踩着石头过河。"

火心拿不定主意："试试吧。"刚刚迈开脚步，忽然听到什么声音——在风和水的激荡声中，夹杂着若隐若现的尖叫声。火心喊道："等一下，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灰条回过头，两只猫都站在原地，竖着耳朵仔细听。不一会儿，那个声

音再度响起——是幼崽凄凉的惊叫。

火心来回巡视，问："他们在哪里？我看不见！"

灰条的尾巴朝太阳石的方向晃动了一下，说："在那儿！火心，他们快要落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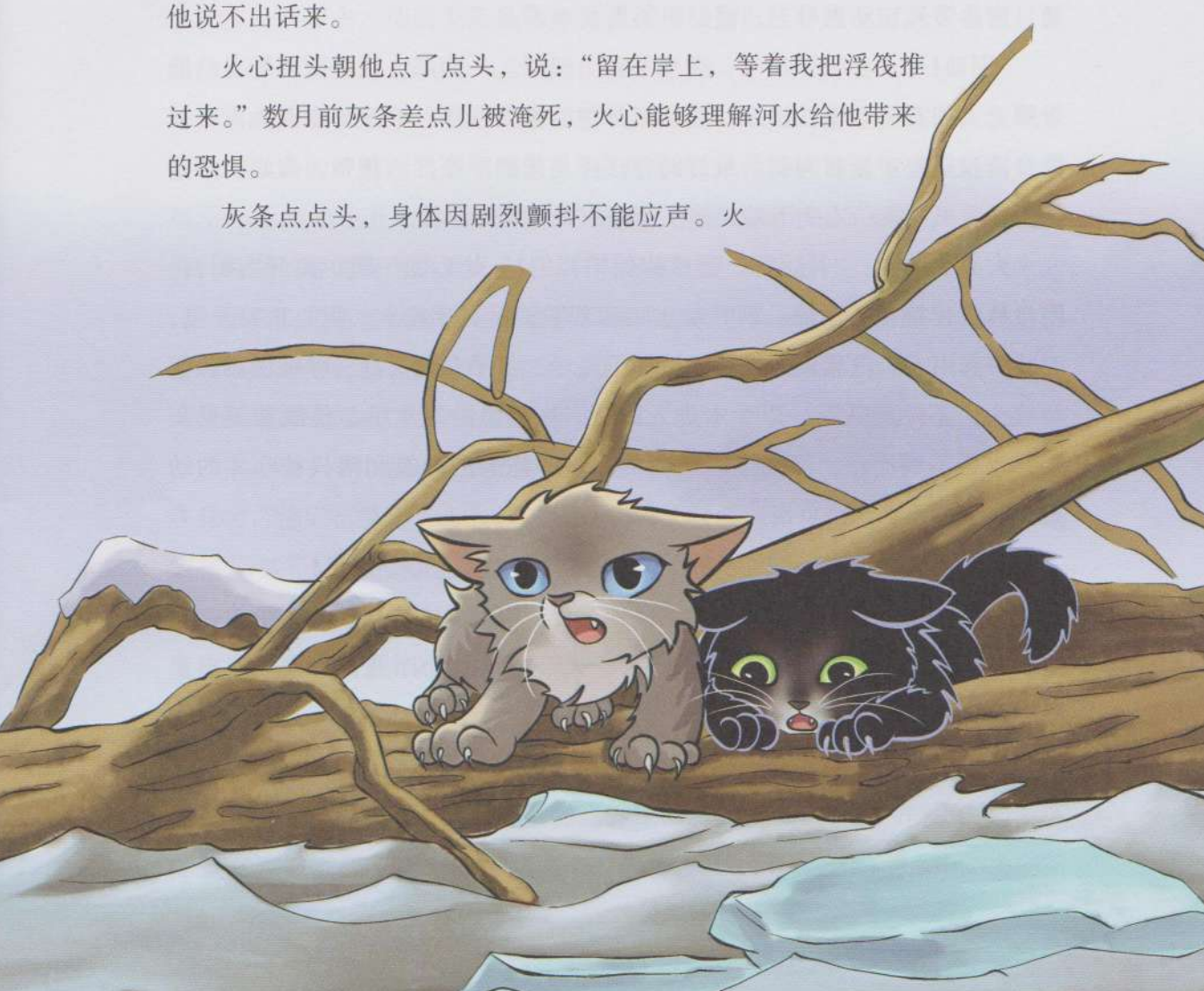
火心看见河面上有一只由枯枝和垃圾碎片聚成的浮筏正顺流而下，被太阳石挡住了去路，上面有两只幼崽高呼救命，局势危如累卵。就在火心观察情势之时，水流疯狂地拉扯着浮筏，就要将它冲走。火心朝灰条喊道："快，无论如何也要救出他们。"

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蹚进水里。河水立刻浸入皮毛内，刺骨的冰冷顺着四肢传了上来。水流湍急，每前进一步都比平日要困难许多。

灰条跟随他跳进水里，但当水漫至肚腹时，他停下脚步。"火心……"他说不出话来。

火心扭头朝他点了点头，说："留在岸上，等着我把浮筏推过来。"数月前灰条差点儿被淹死，火心能够理解河水给他带来的恐惧。

灰条点点头，身体因剧烈颤抖不能应声。火



心又向前吃力地走了几步，然后蹬腿离地开始游泳。他本能地划动四肢，在冰冷的河水中游进。他是从太阳石的上游处下水的，如果星族保佑，他就能顺着水流到达那两只幼崽身边。

大风掀起阵阵浪涛，挡住了火心的视线，一时间他只能听到幼崽的惊叫，却看不到他们。他顺流向下漂游，渐渐靠近太阳石。火心急忙用力蹬腿，唯恐被水流从太阳石边冲走。

河流翻卷，火心疯狂地划动四肢，身体重重地撞在太阳石上，撞得他几乎窒息。他紧紧抓住太阳石，这时发现那两只幼崽就在面前。

他们的个头都很小——估计尚未断奶，一只黑色，一只灰色，毛被水浸湿贴在身上，亮晶晶的蓝眼睛因恐惧而睁得浑圆。他们原本趴在由细枝、落叶和两脚兽垃圾聚成的浮筏上，此时看到火心，便向他爬过来。浮筏剧烈晃动，河水泼溅在幼崽身上，他们叫得更大声了。

“别动！”火心吸了口气，在水下奋力蹬腿。一刹那，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攀上太阳石将幼崽拉过来。而且就算他能做到这些，谁又知道离太阳石被完全淹没还有多长时间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得把浮筏推给灰条。火心回头望了望，看见灰条已走到下游，选了个好位置等着接浮筏。

火心喃喃说：“开始吧，愿星族保佑我们！”他后腿一蹬，离开太阳石，用口鼻将浮筏顶入激流。两只幼崽呜咽着紧紧贴在浮筏上。火心顶着浮筏，四肢一起用力。他感到力气渐渐被抽干耗尽，身子又湿又冷，呼吸困难。他仰着头，不停地眨眼，以免水进入眼睛。在湍急的河水里，他既看不见灰条，也看不到河岸，眼前除了翻腾的水流、脆弱的浮筏和两只被吓坏的幼崽，似乎再无别物，恐惧渐渐袭上他的心头。

忽然，火心听到附近传来灰条的声音：“火心！火心，这里！”

火心又推了一下浮筏，想将它推到声音传来的地方。浮筏打了个旋，离他而去。而他也沉到水里，呛了口水。火心急忙划动四肢，头重新浮出水面，看到灰条正在咫尺之外沿着河岸走。

他刚松了口气，却发现浮筏开始断裂，他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火心眼睁睁地瞅着那只灰色幼崽身下的浮筏散开，小家伙一下子掉进汹涌的激流中。

第四章　激流勇救

“不！”灰条大叫一声，向落水的幼崽扑了过去。转眼间他们便没了踪影。浮筏上的那只黑色幼崽叫声凄厉，死死抓住被水流冲开的树枝。火心使出最后一点儿力气向前移动，咬住小家伙颈背上的皮毛，奋力朝陆地游去。

不一会儿，他的脚便踩住了水底的石头。他的腿如同灌了铅似的沉重，摇摇晃晃地将幼崽拖到河边的草地上。幼崽双目紧闭，也不知是否还活着。

往下游望去，他看见灰条叼着那只灰色幼崽已经扑腾上岸。灰条走过来将幼崽轻轻放在地上。

火心用鼻子顶了顶两只幼崽，他们都没有动。火心凑近仔细看，发现他们尚有微弱的呼吸，于是喃喃道：“感谢星族。”他曾在育婴室里见过猫后舔孩子，于是他也开始舔那只黑色的幼崽，这样既能帮幼崽祛寒，又能唤醒他。卧在一旁的灰条学着火心的样子舔那只灰色的幼崽。

很快，黑色的幼崽便有了动静，剧烈地咳出了一口河水。那只灰色的幼崽则花的时间长些，但最终也吐出了肚子里的河水，睁开了双眼。

灰条欢叫道：“他们活过来了！”

火心说：“活是活了，可没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他仔细嗅了嗅那只黑色幼崽，河水已冲洗掉许多气味，但仍留存些许痕迹。火心毫不意外地说：“是河族。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回家。”

想到要渡过汹涌的河水，火心几乎丧失了勇气。刚才为了救幼崽，他差点儿被淹死。此时他筋疲力

尽，四肢冰凉僵硬，浑身湿漉漉的，只想钻进窝里美美睡上一觉。

灰条趴在那只灰色幼崽旁边，看样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灰色的厚毛紧紧贴在身上，两只琥珀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焦急地问："我们还能渡过河去吗？"

"我们必须过河，不然这两只幼崽就活不成了。"火心勉强站了起来，叼起那只黑色幼崽朝下游走去。灰条跟在他身后，叼着那只灰色幼崽。

倘若在平日，河族猫们踩着河里的石头很容易就能渡过河。石头与石头之间的距离不过一尺长，因此河的两岸都属于河族的领地范围。

如今洪水淹没了石头，不过还好，河上居然横着一棵大树。大概树枝被河里的石头绊住了，因此没有顺水漂走。火心叫道："谢天谢地！我们能从树上过河。"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叼起幼崽踏进洪水，朝那棵大树走去。幼崽耷拉着脑袋看见鼻子下面的激流，吓得喵喵直叫，无力地挣扎着。

灰条放下那只灰色幼崽稍事休整，温言呵责道："你们两个保持安静，我们带你们去找妈妈。"

也不知幼崽是否能听懂，不过至少他们安静下来了，这样叼起他们就更省力了。为了不使幼崽沉入水里，火心不得不努力昂头，吃力地走向横在河上的大树。树干表面十分光滑，火心爬上去后紧紧抓牢。河水汹涌澎湃，似乎要将这根树干连同上面的猫们一起顺流冲走。火心小心翼翼，每一步都轻提轻放，尽量走成直线。火心回头望了望跟在身后的灰条，见他神色极度紧张。

河岸这边的树干乱糟糟地形成若干分枝。火心低下身子踩在树枝上，动作谨慎，以免幼崽的皮毛被乱枝刮伤。树枝越来越细，想要落脚愈加困难。最后，再也没有可以承载他重量的枝段了，而此时距岸边尚有两三尺。火心深吸口气，弯曲后腿，然后纵身一跃。落地时他的前爪扒住了河岸，但后腿却掉在河里。河水泼溅，幼崽又开始挣扎。火心牢牢咬住幼崽颈背处的皮毛，前爪深陷在岸边松软的泥土里，一通乱扒后终于上了岸。他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几步，才将幼崽轻轻放下。

回过头，他看见灰条从下游不远处的河里爬上了岸，将那只灰色幼崽放在地上，然后抖掉身上的水，嘴里骂道："这河水真臭！"

火心说："从好的一面来看，至少它能掩盖住你的气味。这样河族的猫们就认不出你就是那名经常偷越边界的武士。如果他们发现……"

他的声音戛（jiá）然而止，只见有三只猫从距灰条不远处的树丛里冲了出来。火心强打精神，因为他认出他们是河族副族长豹毛和武士黑掌、石毛。火心拖着疲惫的四肢，叼着那只黑色的幼崽沿河岸走到灰条身边。灰条挣扎着站起来，两只猫放下幼崽，共同面对强敌。

火心不知河族的猫们是否偷听到他和灰条的对话。他和灰条都极度疲乏，根本打不过面前这三名生龙活虎的武士。他头脑微晃，尽量凝聚些力气以备作战。不过，河族三只猫走到两尺开外便停下脚步，这让火心暗暗松了口气。

豹毛厉声喝道："这是怎么回事？"她金黄色的花斑毛竖了起来，双耳紧贴脑门儿。

黑掌站在她旁边，面目狰狞地问："你们为什么擅自闯入我们的领地？"

火心淡淡地说："我们没有擅自闯入。我们从河里救出了你们的两只幼崽，想把他们送回来。"

灰条冲口而出："你以为我们冒着差点儿被淹死的危险，只是为了好玩吗？"

石毛上前几步，嗅了嗅那两只幼崽，一下子睁大眼睛，说："没错！他们是雾脚失散的孩子！"

火心吃了一惊。虽然他知道雾脚即将分娩，但没想到他们救起的正是她的孩子。他甚至为能救下这两条小生命而感到庆幸，不过他明白，决不能让任何猫知道雾脚在雷族还有朋友。

豹毛敌意不减，喝道："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在救这些幼崽？也许你们只是企图偷走他们罢了。"

火心瞪着她。他们冒死从洪水中救出这两只幼崽，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被当作偷窃幼崽的小偷。火心不客气地说："别犯蠢了！早先雷族能通过冰面过河时，尚且没有偷你们的幼崽，为什么我们要等到现在？我们几乎被淹死了！"

豹毛还在深思，黑掌却已走上前，用头撞了一下火心的脸。火心一声怒

吼，当时便要发作。

豹毛厉声道："黑掌！退后！让他们向族长解释去，看看钩星是否相信他们。"

火心张嘴想要反对，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敌我力量悬殊，眼下只能言听计从，以他和灰条的状态，根本没有胜算。跟他们回去，至少灰条能够确知银溪是否平安。于是火心说："好吧，希望你们的族长能搞清楚在他鼻子底下发生的事实。"

豹毛沿着河岸走在前面领路，黑掌叼起一只幼崽，满怀敌意地走在火心和灰条旁边，石毛则叼着另一只幼崽押后。

当他们来到河族营地所在的小岛时，火心看见小岛已被洪水分隔为两半。水流湍急，柳树垂下的柳条被冲得直打转。透过芦苇丛，看不到任何猫的影子，只见激流不停拍打着遮蔽河族营地的灌木丛。

豹毛停下脚步，睁大眼睛紧张地说："我们离开后，水位又涨了。"

话音未落，他们身后的斜坡上传出一声呼叫："豹毛！上这里来！"火心和灰条就曾藏在那个斜坡上等候和银溪会面。

火心转身看见河族族长钩星从灌木丛下走了出来，他身上湿乎乎的，灰白色的毛很蓬乱，咧着嘴巴。

豹毛走到钩星身边问："出什么事了？"

"营地被冲毁了。"钩星回答，声音有些沮丧，"我们不得不移居这里。"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又有两三只猫谨慎地从灌木丛里走出来，其中便有银溪。灰条顿时两眼放光。

钩星说："你为我们带回了什么？"他眯着眼睛打量火心和灰条，"雷族的奸细？你似乎还嫌我们的麻烦不够多！"

"他们找到了雾脚的幼崽。"豹毛说着，点头示意石毛和黑掌将那两只幼崽带上来，"他们声称是从河里救出的幼崽。"

豹毛一提到幼崽，银溪便立刻转身消失在灌木丛里。钩星走上前嗅了嗅那两个受到惊吓的毛球。两个小家伙浑身都是水，历尽艰险磨难，此时才恢复过来，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钩星说："营地被冲毁时雾脚的幼崽就不见了。"他冰冷的目光转向火心

和灰条，问：“你们是怎样带着他们来到这里的？”

火心和灰条对视了一眼，均感恼怒。火心没好气地说：“我们从河上飞过来的。”

这时响起一阵呼喊声。雾脚风风火火地从灌木丛里冲了出来：“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在哪儿？”她跑过来俯下身子护住那两只幼崽，目光散乱地环顾周围，似乎生怕其他猫将她的孩子从身边带走。石毛挨着她，附在她耳边低声安慰。

银溪慢悠悠地回到父亲钩星身边，拿眼瞅着这两名雷族武士。当她的目光经过灰条身上时，显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火心看在眼里，暗松了口气，知道她不会将他们的秘密泄露出去。

越来越多的猫好奇地走过来聚在周围。火心认出了灰池，从她脸上看不到任何能表明他们相识的迹象。河族巫医泥毛趴在雾脚身边为幼崽们检查身体。

所有河族猫都是湿乎乎的，毛贴在身上，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要瘦。在火心的印象中，河族猫都是丰满矫健的，因为他们能从河里捕到丰盛的猎物。

后来银溪告诉他，每逢绿叶季，两脚兽就要住在河边捕鱼，即使有漏网之鱼，也都被吓跑了。虽然秃叶季里两脚兽们离开森林，但河水封冻，河族根本捕不到鱼。如今冰雪消融，谁知带来的却不是解燃眉之急的食物，而是整个营地的灭顶之灾。

同情之余，火心也能看到周围尽是一双双不友善的眼睛，那些紧贴脑门儿的双耳和微微晃动的尾巴将敌意表露无遗。他知道要让钩星相信他们确实救了这两只幼崽并非易事。

终于，这位河族族长肯给他们一个解释的机会。钩星命令道："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

火心就从他和灰条听见幼崽的惊叫声，看到他们被困于河中的浮筏上开始说起。

当火心讲到他如何将幼崽们从急流中推向河岸时，黑掌插嘴说："雷族从什么时候开始愿意为了我们冒生命危险了？"

火心怒目以对，钩星呵斥道："安静，黑掌！让他说完。如果他说谎，我们一听就明白。"

正在抚慰孩子们的雾脚抬起头说："他没有说谎。如今各个族群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雷族为什么要偷窃幼崽呢？"

银溪平静地说："火心讲的故事合情合理。"她向火心解释道："河水再次上涨后，我们不得不放弃营地来到这些灌木丛里避难。当我们正要移送雾脚的幼崽时，仅仅找到了两只，其余两只不见了。整个育婴室都被洪水冲走了。他们一定是顺水而下，漂到了你们当初遇见他们的地方。"

钩星缓缓点头，河族众猫们的敌意渐渐消退——除了黑掌以外，他一脸厌恶，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转过身背对着火心和灰条。

钩星说："这么说，我们还要感激你们喽。"他的语气十分勉强，似乎领这两只雷族猫的情令他很不舒服。

雾脚说："是的。"她再次抬起头，目光柔和地看着火心和灰条，其中充满了感激，"如果不是你们，我的孩子们就活不下来。"

火心低头致意。冲动之下，他问："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你们不能回到营地，如果因为洪水而致使食物短缺……"

钩星大声说："我们不需要雷族的帮助，河族能够照顾好自己。"

"别像个傻瓜一样。"说话的是灰池，她瞪了钩星一眼。火心不由得对她产生敬意，据他猜测，大概敢以这种口气同钩星讲话的猫并不多。灰池苍老的声音说道："你太自以为是了。如今冰雪消融，洪水泛滥，我们靠什么来养活自己？河水有毒，没有鱼吃，你是知道的。"

灰条惊叫道："什么？"火心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灰池向他们解释道："还不都是两脚兽们干的好事。以往，河水清澈，鱼儿丰富。如今，河里到处漂着两脚兽们丢弃的垃圾。"

火心看了灰条一眼，然后目光移向饥肠辘辘的河族群猫。他们大多不敢看他的目光，似乎被外族猫知道他们所面临的麻烦是一件丢脸的事。火心说："那就让我来帮助你们吧。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狩猎，然后将猎物带过来，直到洪水退去，河水变清。"

火心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知道这违犯了武士守则，是对族群的不忠。如果让蓝星知道他把雷族珍贵的食物拿出来和别的族群分享，一定会大发雷霆。但面对着这些需要帮助的猫，他实在不能无动于衷。他想：蓝星自己说过，我们的福祉在于四大族群共同生活在丛林中。这么做当然符合星族的意愿。

钩星眯缝着眼睛，将信将疑地问："你真的会为我们这么做？"

火心说："是的。"

灰条说："也算我一个。"说着，他瞟了一眼银溪。

钩星嘟囔着说："既然这样，我代表族群谢谢你们了。在洪水退去、我们返回营地之前，我们不会在这里为难你们。但此事过后，你们可不许再擅自进入我们的领地了。"说完，他转身回到灌木丛里。其他猫则顺从地跟在他身后，边走边不时回头瞅一眼火心和灰条。看得出来，并不是所有猫都相信他们能够提供帮助。

最后离去的是雾脚，她用爪子推着两只幼崽走上斜坡，小声说："谢谢你们，我不会忘记的。"

河族的猫们都消失在灌木丛里，只剩下火心和灰条。两只猫寻路下坡向河边走去。灰条摇了摇头，难以置信地说："为另一个族群狩猎？我们一定是疯了。"

火心分辩说："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要看着他们活活饿死？"

"不！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行事。如果被蓝星知道，我们就死定了。"

火心默想：想置我们于死地的是虎掌吧。他一直怀疑灰条和自己与河族暗中往来，这么做正好给他提供了口实。

第五章　特殊任务

早晨的天空灰蒙蒙的，火心不情愿地从窝里爬出来，走过去顶了顶灰条。“干什么？”灰条抽动了一下，用尾巴盖住鼻子，“走开，火心。”

火心低头撞灰条的肩膀，附在他耳边说：“起来，灰条。我们去给河族狩猎。”

话音未落，灰条便立刻坐了起来，嘴张得大大的，打了个哈欠。火心和他一样感到困乏，族群派下的任务几乎耗尽了他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却还要为河族提供食物。他们已经给河族带过好几次猎物了，多亏星族保佑，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被本族猫发现。

火心探着身子谨慎地在巢穴内环顾了一圈。大部分武士都在睡觉，没有谁会来问令他们尴尬的问题。虎掌也在自己的窝内酣睡。

火心溜出巢穴。他原以为所有猫都还未醒，谁知一抬眼看见纹脸从育婴室里走了出来，她仰起脸嗅了嗅空气，然后便立刻转身折了回去，似乎是不喜欢外面阴冷潮湿的风。

火心回头看了看正抖去沾在身上苔藓的灰条，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两只猫急急忙忙穿过空地往金雀花通道走去，就在快到金雀花通道的时候，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火心！火心！”

火心顿时僵在那里，转过身子，看见云崽蹦蹦跳跳正朝这边跑来，嘴里还喊着：“火心！等我一下！”

灰条低声吼道：“火心，你的外甥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呢？”

火心叹了口气，说：“鬼才知道。”

云崽精神焕发地跑到两名武士面前刹住脚步，气喘吁吁地问：“你们要去哪里？我能和你们一同去吗？”

灰条说：“不能，武士们外出只带学徒。”

云崽不满地瞥了灰条一眼，自傲地说："但我就快要成为学徒了。是不是，火心？"

火心纠正他说："'快要'不等于'已经'。"他竭力保持镇静，如果逗留时间过长，整个族群都会醒来，问他们要去哪里。于是他说："这次你不能来，云崽。我们要外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云崽好奇地睁大眼睛，问："需要保密吗？"

灰条低声说："需要，特别不能告诉那些吵吵闹闹的幼崽。"

云崽保证道："我不会告诉任何猫的。火心，求求你，让我去吧。"

火心和灰条面面相觑，均感恼火。火心说："不行。听着，云崽，马上回育婴室去，乖乖听话，也许迟些时候我会带你做些狩猎训练。怎么样？"

"好吧，一定不能骗我。"云崽绷着脸，转身向育婴室走去。

火心看着他回到育婴室门口，方才溜进金雀花通道。片刻之后，他和灰条就已并肩跑到沟外。

灰条喘着气说："希望云崽不会把我们一早外出执行特殊任务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火心也是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迟些再担心这件事吧。"

两只猫径直朝过河石头那里走去。那棵大树依旧横在两岸之间，可以借助它来渡河。他们就在附近狩猎，这样，打完了猎物便能直接渡河，花的时间越少，被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来到森林边缘时，天色大亮，不过日头仍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风中夹带着少量雨滴，估计所有精明的猎物都会躲进自己的洞里。火心抬起头嗅了嗅，微风中有一股松鼠的气味，很新鲜，距离不远。他小心翼翼地移动身体，很快便发现在一棵橡树下，一只松鼠正在枯枝败叶间找东西吃。就在火心观察的时候，它坐起来，前爪捧着一颗橡子啃了起来。

灰条在火心耳边悄声说："如果它发现我们，就会一溜烟爬上树去。"

火心点点头，说："咱们两边包抄。你从那一边向它接近。"

只见树荫暗处灰影闪动，灰条已潜行离去。火心俯下身子拉开狩猎的架势，向那只松鼠匍匐过去。经过长期练习，这一套对他来说早已是驾轻就熟。他看见松鼠竖起耳朵，小头来回扭动，似乎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也

许它听见了灰条的动静，要不就是嗅到他的气味了。

趁着松鼠分心的时候，火心疾扑而上，一爪将松鼠按在地上，这时灰条也赶过来帮忙杀死松鼠。

火心说："干得漂亮。"

灰条嘴里喷着毛说："这只松鼠又老又韧，不过还凑合啦。"

两只猫继续狩猎，又捉到了一只兔子和两只老鼠。这时已是日近中天。火心说："把猎物给河族拿过去吧。大伙儿不久就会发现我们不在营地了。"

火心拖着松鼠和一只老鼠向那棵横在河上的大树走去。还好，河水没有再涨。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他们从树干上渡河已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沿着树干走到尽头处的分枝时得格外留神。此时，倘若恰好有雷族猫巡逻至森林边缘，他和灰条就会被逮个正着。

走到树干尽头，两只猫跳下河游了两三尺爬上岸来。他们匆匆抖去身上的水后，朝河族的临时营地赶去。

想必河族设置了岗哨，他们就要到达时，豹毛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她说："欢迎你们。"相比头一回他们带着两只幼崽来时，豹毛的语气友善了许多。

火心随着她走进灌木丛。记得当初，为了同银溪见面，他和灰条就是在这里等候的。自从河族被迫离开营地，河族猫们就一直在辛勤工作，此刻有的猫在找苔藓搭窝，有的猫正在一棵灌木下刨出一块地方以存放猎物。河族今天捕到的猎物少得可怜，猎物堆上只有一只小老鼠和两只画眉鸟。因此，火心和灰条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两只猫将猎物放在猎物堆里。

石毛和银溪走过来，石毛说："新捕来的猎物吗？太棒了！"

豹毛警告说："我们必须先拿给长老和猫后们吃。"

银溪自告奋勇说："我给长老们送去。"她转头看了一眼灰条，说："你来帮把手，拿那只兔子，好吗？"

火心心里一颤。银溪不会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在众目睽睽之下和灰条约会吧？

灰条正巴不得呢，他说："没问题。"叼起兔子随银溪走出灌木丛。

石毛说："他们做得对。火心，你能把松鼠给正在哺乳的猫后们送去吗？这样她们就能亲口向你道谢。"

火心有些受宠若惊。他走在石毛身后，看着面前的这名河族武士。石毛身上具有雷族的一半血统，而他自己却还被蒙在鼓里。一想到这些，火心就觉得怪怪的。

走进临时育婴室，火心高兴地看见雾脚也在里面，她正展开身体让幼崽们大口吮吸乳汁呢。火心心里记挂着灰条，向猫后们打过招呼，帮助她们剖开松鼠后，就小声问石毛："你能带我去找灰条吗？我们该回去了，要不然族里就会发现我们不在了。"

石毛说："当然，走这边。"他领着火心向长老巢穴走去。

灰条和银溪正并肩坐着默默对视，但身体没有接触。看到火心走近，他们立刻起身相迎。

灰条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充满了兴奋和害怕。他冲口而出："火心！你绝对猜不到银溪刚才告诉我的话！"

火心扭头瞅了一眼，见石毛已消失在灌木丛里。

火心不安地说："哦，是什么？声音小一些。"

灰条看起来像开心到要"爆炸"似的，小声说："火心，银溪怀了我的孩子！"

第六章　两个叛徒？

火心的心猛地一跳，看了看灰条，又看了看银溪。银溪的身体幸福地颤抖着，眼里闪耀着骄傲的光芒。火心说："你的孩子？你们两个都疯了吗？这可是闯大祸了！"

灰条眨眨眼睛，不敢看火心的目光："那……那也说不准。我是说，孩子们能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火心分辩说："可是你们属于不同族群呀！"从灰条不安的表情上看，他显然十分清楚孩子将会给他们带来的麻烦。火心说："灰条，你永远不要让别的猫知道你就是这几只幼崽的父亲。"随后又扭头对银溪说："还有你，银溪，千万别告诉你的族群这些幼崽的父亲是谁。"

"我不在乎。"银溪固执地说，她舔了一下胸前的毛，"只要我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就行了。"

灰条看起来似乎拿不定主意，小声嘟囔说："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相爱又没有妨碍任何猫。"他贴着银溪的脸颊，无助地瞅了火心一眼。

火心心情沉重地说："我明白你的感受。但这不是好事，灰条，你知道的。这几只幼崽将会属于河族。"想到未来可能出现的麻烦，他心里一沉。当这些幼崽长大成为武士后，灰条也许会和他们在战场上相见！那时他将处于或者顾念亲情，或者忠于族群、忠于武士守则的两难境地。火心看不出他能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法子。

他暗自寻思：雾脚和石毛也是这样吗？他们的雷族父母曾不得不和自己的孩子作战吗？他想起橡心曾极力阻挠雷族攻击雾脚和石毛。这种事太匪夷所思了，如今却又发生在这几只还未出生的幼崽身上。

不过火心知道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他仰起头向灌木丛上方望了望，然后又低下头瞅了瞅，见没有其他猫走过来，说道："现在已经是中午，我们该走了。族猫们会惦记我们的。"

灰条轻轻地触了一下银溪的鼻子，小声说："火心说得没错，我们是该走了。别担心，我们的孩子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银溪温柔地眯缝起眼睛："我知道，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火心和灰条离开灌木丛，下坡向河边走去。灰条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

火心的心里则像压了一块冰冷、沉重的大石头，暗自寻思：不知道这种情况在被别的猫发现之前还能持续多久。

两只猫踩着横在河上的大树回到雷族领地，尽管火心竭力不去想这些事，但仍旧感到心情沉重。此时此刻，当务之急是如果有猫问起他们的去向时该如何交代。

他对灰条说："我们应该捕一点儿猎物，那么至少……"

他的话被森林边传出的兴高采烈的声音打断了："火心！火心！"

只见一小团白色的绒球从森林边的灌木丛里冲了出来。火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云崽！

灰条嘟囔说："噢，见鬼！"

火心的心一个劲儿地往下沉，迎上去问："云崽，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让你待在育婴室的。"

云崽自豪地说："我从营地出来后，一路循着你们的踪迹来到了这里。"

火心看着小家伙闪亮的蓝眼睛，心里暗暗叫苦。他们原本想溜回营地，随便编个狩猎的谎话，这下可好，全泡汤了。云崽肯定看见他们是从河对岸过来的。

云崽继续说道："我沿着你们的气味一直走到河边。火心，你和灰条去河族领地里干什么？"

没等火心回答，另一个低沉的声音阴森森地插进来说："是啊，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只见虎掌分开灌木丛，竟然从里面走了出来，火心顿时四肢发软，几乎瘫倒在地上。

就在火心半张着嘴巴，从骨头里泛出阵阵寒意时，云崽说："火心真勇敢！他外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是他告诉我的。"

虎掌眼里充满了嘲弄，低嘶道："是吗？他有没有告诉你这项特殊任务是什么呀？"

云崽兴奋得身子颤抖："没有，不过我能猜出来。他和灰条去刺探河族的情报。火心，你……"

虎掌恶狠狠地说："安静，小子。"然后对火心说："嗯？是这样吗？"

火心瞥了眼灰条，见他呆呆地看着虎掌，眼里充满了恐惧。很显然，灰条是指望不上了。

火心说："我们想看看洪水漫延了多远。"这倒不完全是谎话。

"噢？"虎掌不慌不忙地瞅了瞅四周，然后故意问，"巡逻队的其他成员呢？这项任务一定是别的猫委派给你的吧？"没等火心回答，虎掌便说，"虽然所有的巡逻队都是我派出去的，但我可没有委派这项任务。"

灰条无力地说："我们只想……"

虎掌没有理会他，而是抻长脖子凑

近火心，嘴里那腐臭的热气径直喷到火心的脸上："如果你问我，宠物猫，我认为你和河族来往过密了。也许你去那里是刺探河族的情报又或许是为河族刺探情报呢。你究竟是站在哪一边？"

火心勃然大怒："你没有权利这样说我。我对雷族忠心耿耿！"

"这么说，你不会介意我把这件事告诉蓝星吧？看看她是否相信你的忠心。至于你……"虎掌低头瞪着云崽，后者想直视他的目光，却终究不由得退后两步，"蓝星严令禁止所有幼崽独自外出。或许你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族长的命令之上，就像你那个宠物猫舅舅一样？"

云崽没有回答，看起来他被吓得不轻。

虎掌转身走回森林，恶狠狠地说："走吧，别再浪费时间了。你们全都跟我来。"

回到营地时，火心看见蓝星正坐在高岩下，白风、长尾和鼠毛正向她做汇报。

火心听见白风说："溪水一直涨到雷鬼路。如果水势不回落，我们就不能参加下一次森林大会了。"

"还有时间……"蓝星看见虎掌走过来，止住这个话题，问，"有事吗？"

虎掌大声说："我给你带来了这几只猫——一只不听话的幼崽，两个叛徒！"

长尾重复了一句："叛徒？"眼睛死死盯着火心，讥笑说："我早就料到宠物猫会成为叛徒。"

"够了。"蓝星的语气中隐隐透着不快。她对白风等猫说："你们可以走了。"等白风、长尾离去，她转身对虎掌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到这只幼崽离开营地。"虎掌的尾巴朝云崽晃了一下，"而你曾命令所有的幼崽或者学徒没有武士的陪伴不得外出，所以我想把他追回来。谁知出了营门，我发现他在追踪某个踪迹。"他顿了顿，不怀好意地看了一眼火心和灰条。"这道踪迹从太阳石沿河一直到过河石头那里。在那里我看见这两名勇敢的武士——"他逐字从牙齿间往外蹦，"正从河族的领地回来。我问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居然说什么去查探洪水漫延了多远。"

火心硬着头皮等蓝星发火，谁知她只是淡淡地问道："虎掌说的是真的吗？"

回来的路上，火心一直在思索。他想象不出假如再对蓝星说谎，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现在，面对着族长睿智的面孔，能够看透一切的目光，他知道自己不得不说实话。于是他承认道："是真的。我们能解释这一切，不过……"他瞟了一眼虎掌。

蓝星合上双眼，过了半晌，她睁开眼睛，表情像往常一样不可捉摸："虎掌，我会处理这件事的。你可以走了。"

虎掌虽不情愿，却不敢出言顶撞，只好点了点头，转身离开。

蓝星对云崽说："云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下令不许幼崽或者学徒单独外出吗？"

云崽回答说："因为洪水很危险。但是我……"

"依照族里的规矩，你不听从我的号令，就要受到处罚。"

火心以为云崽会为自己分辩几句，还好他只是低下头说："是，蓝星。"

"最近几天，虎掌让你帮助长老，是吗？嗯，接着干吧。为族群里的猫服务是一种光荣，而且，你能从中学到遵守族规也是一种光荣。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活儿需要你干。"

云崽再次低下头，转过身翘着小尾巴蹦蹦跳跳地跑了。火心怀疑照顾长老对云崽来说也许是一件乐事，如此一来，这种处罚只怕像上次一样不起什么作用。他忍不住担心云崽仍没有吸取不遵守族规的教训。

蓝星趴下来，头枕在前爪上："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火心深吸了口气，将他和灰条如何救出河族的幼崽，如何被河族武士押进营地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说："不过我们没能进入他们原来的营地，因为营地被水淹了。如今他们住在一片地势较高的灌木丛里。"

蓝星喃喃道："我知道。"

火心继续说："他们住得十分拥挤，而且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他们说两脚兽往河水里下了毒，那些吃了河里的鱼的猫都生病了。"

灰条担心地瞅了他一眼，似乎觉得暴露河族这么多的弱点对他们十分危

险。火心知道，一些猫也许会将此作为攻击河族的良机，但他相信蓝星不会这么做。蓝星永远也不会在别的族群遭遇不幸时落井下石。

火心说："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帮他们一把。我们……我们在领地里捉到猎物，然后渡过河给河族送过去。可是，今天返回的时候被虎掌撞见了。"

灰条插嘴说："我们不是叛徒，我们只想帮帮他们。"

蓝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火心。她绷着脸，但眼里闪过一丝理解的目光。她说："我明白，我甚至对你们的乐善好施表示敬佩。不论是哪一族，所有猫都有生存的权利。但你们很清楚，你们不可能照顾到方方面面。你们欺上瞒下，偷偷溜出营地。你们对虎掌说了谎——至少你们没有告诉他全部真相吧。而且你们在自己族群还没有得到足够猎物的时候，就去为别的族群狩猎，这并不是武士的作风。"

火心不自在地咽了口唾沫，偷偷瞟了一眼灰条，见他只顾低头看自己的爪子，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火心承认道："我们知道，对不起。"

蓝星面露愠（yùn）色："仅说对不起是不够的，你们必须受到处罚。既然你们做起事来不像个武士的样子，那就看看你们是否还记得当学徒是什么滋味。从今天开始，你们为长老狩猎，听候他们吩咐。还有，狩猎时，必须有一名武士负责监管你们。"

火心忍不住生气地说："什么？"

蓝星说："你们违犯了武士守则。既然你们不可靠，那就该找个可靠的猫和你们在一起。绝对不能再去河族了！"

灰条说："但……我们不会又变回学徒吧？"

"不会。"蓝星莞（wǎn）尔一笑，目光柔和下来，"你们仍然是武士。但是在我认为你们已经吸取教训前，你们必须依照学徒的方式生活。"

火心竭力使自己保持平静。他十分看重自己作为雷族武士的身份，一想到要失去武士待遇，他就感到无地自容。但他清楚和蓝星争论毫无益处，况且打心底里他承认这个处罚还算公平，于是尊敬地低下头说："遵命，蓝星。"

灰条说："我们真的很抱歉。"

蓝星向他点了点头，说："我了解。你可以走了，灰条。火心留一会儿。"

火心吃了一惊，不知道蓝星还有什么要说，心里稍稍感到紧张。

等灰条走远，蓝星方才问道："给我说说，火心，河族里有多少只猫在这次洪水中丧生了？"她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心烦意乱，也不敢瞅火心的眼睛，"有武士丧生吗？"

火心承认说："我不知道。钩星没说有谁淹死了。"

蓝星眉头紧蹙（cù），没有接着再问。她轻微点了下头，似乎是冲着自己。然后，她迟疑了一下，对火心说："去找灰条吧，告诉他，你们两个可以吃饭了。"她的声音重新变得冷淡和坚定，"把虎掌给我叫来。"

火心低下头起身离开。走过空地时，他回头瞅了眼蓝星，蓝星仍卧在高岩下，眼睛凝望着远方。蓝星迫切询问的那些问题，让他感到困惑不解。

火心暗想：她为什么那么担心河族武士呢？

第七章　重回学徒生活

“嘿，那不是我们的新学徒火爪吗？”火心抬起头，看见长尾正晃着尾巴大摇大摆地走过来。长尾讥笑说：“准备好上课了吗？虎掌派我来当你们的老师。”

火心不慌不忙地咽下最后一口水老鼠肉，站起身来。不用问他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虎掌一从蓝星那里得知对火心和灰条的处罚，便迫不及待地组织起第一支狩猎队。自然，他要选一个和火心关系最不好的猫来负责监管。

灰条上前一步吼道：“注意你的措辞，我们可不是学徒！”

长尾说：“这和我听说的可不一致呀。”他心满意足地舔着嘴巴，似乎刚刚咽下一口美味佳肴。

火心低嘶道：“那就让我们来纠正你吧。你是想让我撕裂你的另一只耳朵吗？”

长尾后退一步，清晰地回忆起火心初到营地时的那一幕。当时，长尾蔑称他为“宠物猫”，于是他恶狠狠地和长尾打了一架，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火心知道，即使别的猫不提，那只被撕裂的耳朵也会时时提醒长尾昔日之耻。

长尾恼羞成怒：“你最好小心点儿，如果你敢碰我一根汗毛，虎掌会扯掉你的尾巴。”

火心反唇相讥：“那也值了。再叫我一声火爪试试看！”

长尾没有吱声，只是扭脸舔他的毛。火心不再相迫，嘟囔着：“嘿，既然去狩猎，现在就走吧。”

天又阴又冷，一场小雨在所难免，在这种天气里很难捉到猎物。灰条发现一些蕨木的叶子在轻微晃动，于是过去察看。火心则对此行不抱什么希望，这时，他发现有一只燕雀正在一簇榛木丛下东啄西啄找食吃。火心俯下身子，一步一步匍匐过去，那只燕雀只顾低头啄食，毫无察觉。

他调整了一下臀部的姿势，正要跳起。长尾冷不防出言讥笑道："那也叫俯卧？我看一只三腿兔子都比你做的好！"那只燕雀闻声惊鸣，扑棱扑棱飞走了。

火心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呵斥道："都怪你！它一听到你的声音……"

长尾说："笨蛋！别找借口。就算将一只老鼠放在你的爪子前面你也捉不住它。"

火心贴平双耳，忍住不要发作。忽然，他念头一闪，怀疑长尾是在故意激怒他。如果火心动手打他，他就能在虎掌面前告状了。

火心咬着牙大声说："哼，你那么行，就给我们演示一下啊。"

长尾讥讽说："你把鸟惊跑了，哪里还会有鸟留下？"

火心反唇相讥："现在是谁在找借口？"

未等长尾回答，灰条就从蕨木丛里跑了出来，嘴里叼着一只水老鼠。他将

水老鼠放在火心身旁，刨了些土盖在上面。

长尾趁机转身离开，走进灰条在蕨木丛中顶开的通道。

灰条看着他走远，说："他出什么事了？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吞了老鼠胆汁一样。"

火心耸了耸肩膀，说："没什么。好了，我们继续狩猎吧。"

长尾再也没有来打搅他们。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两名年轻的武士带着丰盛的猎物满载而归。

两只猫把最后一批猎物拖进营地，火心对灰条说："你给长老们送去些，我去看看黄牙和炭爪。"他挑了一只松鼠朝巫医巢穴走去。黄牙站在巫医巢穴门前，与炭爪面对面坐着。看样子炭爪心情不错，她全神贯注，身子坐得笔直，尾巴卷过来盖在爪子上，一双蓝眼睛盯着黄牙，似乎在听黄牙说什么。

只听黄牙那苍老的声音说："我们把狗舌草叶子和杜松果嚼在一起，制成的药糊对关节炎非常有效。你想试试吗？"

炭爪欢快地说："好的！"她跳起身，凑近黄牙放在地上的一堆药草上嗅了嗅，说，"它的味道如何？难吃吗？"

黄牙回答："不难吃，不过别往下咽。一点点没有事，但吃太多就会引起肚子疼。喂，火心，有什么事吗？"

火心前爪拽着松鼠走过去。炭爪趴在狗舌草前正嚼着，看见火心，朝他晃了下尾巴打个招呼。

火心把松鼠放在黄牙旁边，说："给你的。"

黄牙大声说："哦，奔风说你和灰条又开始干学徒们干的活儿了。笨蛋！你本该知道你们帮助河族的事迟早会被发现。"

"嗯，事情都过去了。"火心不想谈论他受到的处罚。

黄牙换了个话题，说："很高兴你能过来，我正好有些话想和你谈谈。你看见那些药糊了吗？"她朝炭爪正在嚼出的一坨叶子糊仰了仰鼻子。

"看见了。"

"那是给小耳用的。他现在在巫医巢穴里，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关节炎了，他几乎走不了路。如果你问我怎么回事，那是因为他

的新窝是用潮湿的苔藓铺成的。”

火心心里一沉：“是云崽做的好事，是吗？”

黄牙说：“我想是的。他对找来的苔藓一直马马虎虎。如果你问我，我想是他嫌麻烦，没有抖掉苔藓上的水。”

“但我给他演示过……”火心的话戛然而止。他觉得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还要负责管好云崽，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他深吸了口气，说：“我会和他谈谈的。”

黄牙嘟囔说：“那就好。”

炭爪站起来，吐出嘴里的狗舌草问：“嚼得够了吗？”

黄牙检查了一下，说：“非常好。”

听到赞扬，炭爪顿时变得神采飞扬。火心感激地看了一眼黄牙。看到黄牙令炭爪感到自己还有价值，火心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黄牙说：“现在你去拿一些杜松果。让我看看，三个就够了。你知道我把它们放在哪里了吗？”

“知道，黄牙。”炭爪翘着尾巴，一瘸一拐地向巫医巢穴走去，走到门口时回过头说，“谢谢你带来了松鼠，火心。”

黄牙赞许地看着她，小声说：“她如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火心深有同感，他希望自己的外甥也知道该做什么。他叹了口气说：“我这就去找云崽。”说完和黄牙对触了一下鼻子，离开了。

云崽不在育婴室，于是火心便去长老巢穴那边碰碰运气。刚一进门，就听见半尾的声音：“于是，虎族族长便去追那只狐狸，追了一夜又一天，在第二天晚上——喂，火心，来听故事的吗？”

火心瞅了瞅，看见半尾、团毛和斑尾蜷成一团卧在窝里。云崽依偎在半尾身边，一双蓝眼睛睁得圆圆的，正在想象那些身着黑色条纹的虎族祖先高大威猛的模样。地上有几块猎物，云崽身上仍残留有老鼠的气味，估计长老们给他开了小灶。

火心说：“不了，谢谢，半尾。我还有事，我来是想和云崽说句话。黄牙说他拿来的铺垫很潮湿。”

斑尾讥笑了一声：“真是无稽之谈！”

团毛说："她是听小耳这么说的。就算星族从天上给他拿来铺垫，他也会挑出毛病。"

火心十分尴尬，没想到长老们竟然还为云崽开脱。他瞅着小家伙问："嗯，你到底有没有做？"

云崽冲他眨眨眼睛，说："我尽力而为了，火心。"

斑尾慈祥地说："他还只是个孩子。"

"是的，哦——"火心的爪子扒拉着地面，"小耳的关节很痛。"

半尾说："小耳的关节痛了有几年了，云崽还没出生就开始痛了。你忙你的去吧，火心，咱们各干各的。"

火心说："打扰了，我这就走。云崽，将来一定要对潮湿的苔藓多加注意，好吗？"

他走出巢穴门口时，听到云崽说："往下讲，半尾。虎族族长接下来做什么了？"

火心走进空地，吁了口气。他觉得云崽也许确实对苔藓的事情漫不经心，不过除了小耳以外，其他长老似乎对此并没有苛求。为长老们狩完猎，现在能吃饭了。火心朝猎物堆走去，瞥见断尾正躺在巢穴外边，和虎掌彼此边舔梳边聊天，十分亲昵，就像一对多年老友。

火心停下脚步。这一幕太出乎意料了！难道这就是虎掌不常显露的慈善一面吗？他能听到虎掌在说话，不过距离太远他听不清楚。看样子断尾比虎掌还要惬意，似乎是为了报答虎掌的友善，他回答问题时表现得十分干脆利索。

对虎掌的疑虑忽然又浮现在火心的心头。众所周知，虎掌是一名凶狠勇猛的武士，因此对他当选副族长，大家毫无异议。火心从未见他表现出一位真正的领导者所应具有的同情怜悯，不过现在，他对断尾倒是个例外。

一时之间，火心的各种念头纷至沓来。也许蓝星是对的，对于红尾的死，虎掌是无辜的。也许炭爪的不幸遭遇纯属意外，而不是设计好的陷阱。火心暗想：万一一直以来我都想错了怎么办？假如虎掌真的表里如一，是一位忠诚可信、办事干练的副族长怎么办？

但火心无法说服自己。他迟缓地走向猎物堆，从心底希望自己不用再为这些沉重的负担所累。

第八章　快，后退！

火心从学徒巢穴里走了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此时正是清晨时分，天空刚现鱼肚白，过去几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可算来了个好天气。

在火心看来，这次处罚最为难熬的一部分，就是在学徒巢穴里睡觉。每次踏进巢穴，刺爪和亮爪都睁着大眼睛看着他，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蕨爪则是一脸尴尬神色，而迅爪则对他们进行公开的嘲弄，估计是受到他老师长尾的教唆。这些天火心一直没有休息好，时常从梦中惊醒，他梦见斑叶跑过来向自己发出警示，但醒来后却什么也不记得。

火心张开嘴打了个哈欠，躺下来给自己好好梳理一番。灰条还在睡，过一会儿火心就要叫醒他一起外出狩猎。当然了，还得请一名武士进行监管。

火心正在梳理，一抬眼瞅见蓝星和虎掌正坐在高岩下说话。他闲得无聊，于是便猜测他们在谈论什么。这时，蓝星朝他晃了下尾巴叫他过去，火心立刻跳起身跑了过去。

蓝星对他说："火心，虎掌和我认为你已经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你和灰条可以做回武士了。"

火心大喜过望，说："谢谢你，蓝星。"

虎掌喝道："希望你能从中吸取教训。"

没等火心做出反应，蓝星继续说："虎掌将要带领一支队伍前往'四棵树'，再过两晚就是森林大会的会期了，我们需要弄清楚是否能如期参加大会。虎掌，你带火心去吗？"

火心实在看不透这位副族长眼里的目光。虎掌看起来不太高兴——他一向如此——但又隐含着一种满足，似乎能将火心置于股掌之间让他十分高兴。火心没有在意。蓝星能委派自己执行一项武士任务，是对自己的信任，火心感到非常激动。

"他能去。不过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征求我的同意。"说着，虎掌站起身，

“我另外再找一只猫一同去。”

火心目送他穿过空地走进武士巢穴。

蓝星喃喃道：“这次森林大会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知道其他族群是如何看待这场洪水的。搞清楚这些事情对我们族群很重要。”

火心向她保证道：“我们一定能找到一条去‘四棵树’的路。”

可不久后，当看到虎掌从武士巢穴里走出来时，他便立刻泄了气。随虎掌走出巢穴的不是别的猫，正是长尾。看来虎掌是存心要找一只最能恶心火心的猫加入巡逻队。

火心忧心忡忡，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他实在不想和虎掌、长尾之辈一同外出。风族营地里发生的那一幕令火心刻骨铭心。在那次战斗中，虎掌眼睁睁看着火心在一名河族武士的凶猛攻击下毫无还击之力，却硬是不上前帮忙。而长尾则从火心加入雷族开始便对他不怀好意。

此时此刻，火心眼前浮现出一幅可怕的场景：这两只猫将他诱入森林深处，然后将他杀死。他抖了抖身体，觉得自己就像小猫听故事时常做的那样在吓唬自己。虽然虎掌必定会刁难他，长尾也会乐此不疲，但火心并不害怕他们。因为他早已证明了，与他们相比，无论哪个方面自己都毫不逊色。

同蓝星道别后，火心便跑过去跟着虎掌和长尾朝营地外走去。

三只猫穿越森林向“四棵树”挺进，太阳高高升起，天空变得湛蓝。小鸟在欢唱，新叶嫩枝在沙沙作响，好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猎物在矮树丛里来回奔走，勾起火心无限的遐想。走到半路，虎掌下令休息，并允许捕食猎物，他的心情似乎出奇地好。当火心跃起捉住一只行动敏捷的水老鼠时，虎掌甚至夸赞了火心几句，就连长尾也管好了自己的嘴巴，不再对他出言不逊。

填饱肚子后，大家继续上路。火心原先那种不安的心情渐渐淡去。今天他过得很舒畅，他相信他们很快就能把好消息给蓝星带回去。

他们到达一处斜坡顶，从坡上向下望那条穿过雷族领地的小溪。只有越过小溪，才能到达“四棵树”。只听虎掌重重地叹了口气，长尾则大声地发了几句牢骚。

火心理解他们为何会这样。倘若在往日，这条小溪的溪水很浅，踩着小

溪里的石头就能过去，连爪子都不会被打湿。可如今，溪水大涨，漫过了溪岸形成浅滩，溪流非常湍急。

长尾吐了口唾沫，说："还心存幻想能渡过去吗？我可不敢。"

虎掌一声不吭，沿着小溪顺流向雷鬼路的方向走去。片刻之后，火心看到波光粼粼的浅滩处，一簇簇的草丛和蕨木从水下长了出来。

虎掌说："这里并不像白风上次汇报时说的那么深，我们可以从这里试试看能不能渡过溪水。"

火心虽然怀疑这里的溪水不至于那么浅，但他把这些疑问闷在心里。他清楚，如果自己提出异议，只会招来诸如"软弱的宠物猫"之类的嘲讽。于是他静静地跟着虎掌蹚进浅滩。当长尾缓缓踏进水里时，火心发现他的耳朵在紧张地抽搐。

冰冷的溪水拍打着火心的四肢。他步步留心，从一簇草丛跳到另一簇草丛上，呈"Z"字形路线，逐渐接近溪岸。飞溅的水珠在太阳光芒的反射下十分晃眼。就在刚刚，他一脚踩到一只青蛙身上，那只青蛙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躲开了，要不是他及时抓住草根，很可能要摔个跟头。

前方激流汹涌，连溪底的泥浆都被翻腾上来，溪水浑浊不堪。火心有些害怕，心想：希望虎掌不要让我游到对岸去。

念头还在转动，就听上游处传来虎掌的呼喊："来这里！看这个！"

火心蹚着水过去，看见虎掌和长尾正坐在溪边。在他们面前横着一根树干，树干被溪流冲进水里，刚好卡在两岸间。

虎掌满意地嘟囔："真是雪中送炭呀。火心，过来检查一下这根树干的安全性，好吗？"

火心瞅着这根树干，心里着实没底。这根树干与他渡河进入河族领地时利用的那根相比，细得不是一星半点儿，而且树干上细枝横生，仍旧挂着败叶。随着溪流的冲击，树干时不时摆动一下，仿佛随时都可能被冲走。

如果面对的是其他武士，哪怕是蓝星，火心都要与之商讨一下树干的安全程度，然后再踩上去，可是，从来没有哪只猫敢对虎掌的命令提出疑问。

长尾奚落道："害怕了，宠物猫？"

火心咬紧牙关。他决不能在这两只猫面前表现出任何怯懦，否则他们会

将此事传得沸沸扬扬。于是他硬着头皮，踩上树干的末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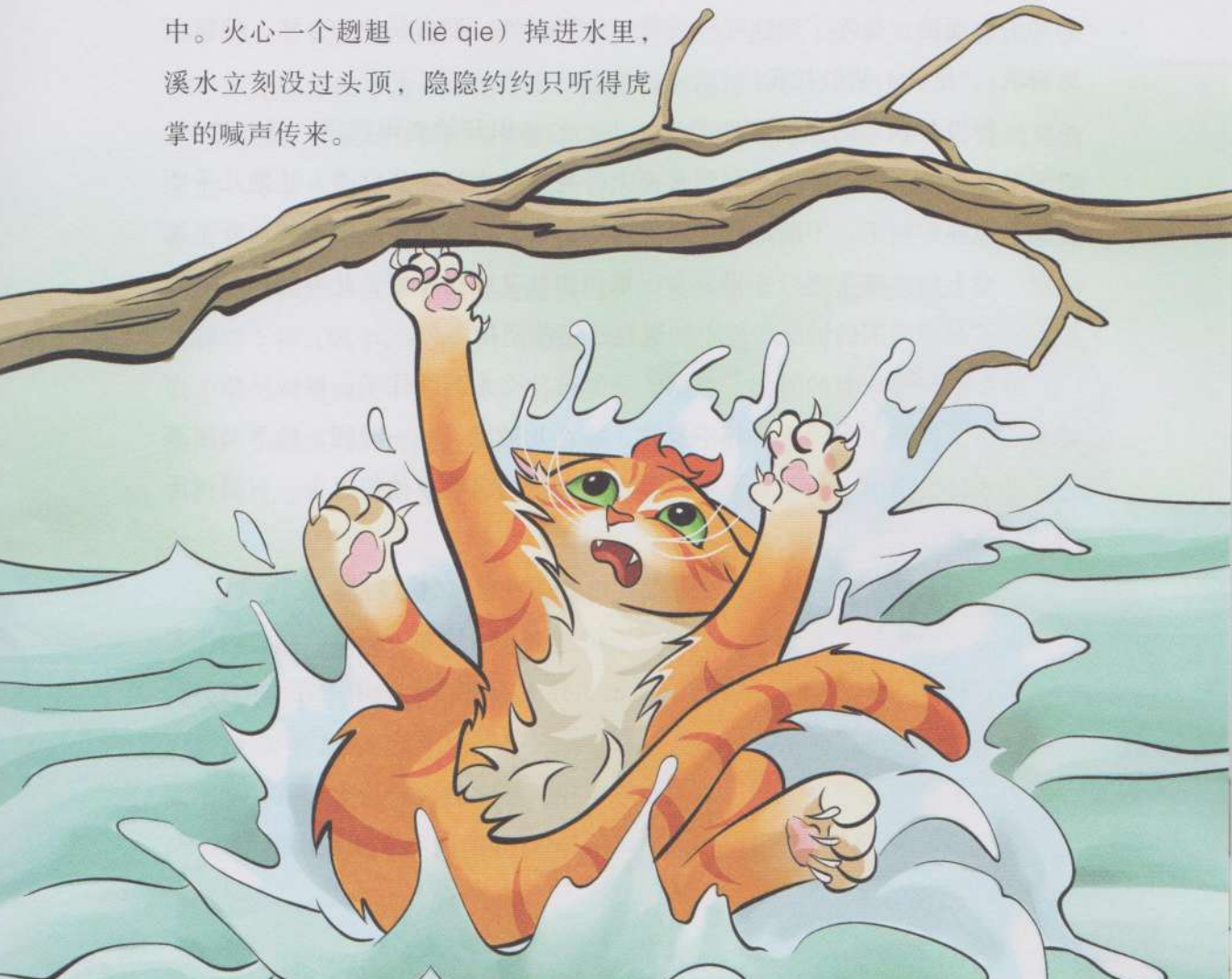
爪下的树干一动，火心急忙抓紧，竭力保持平衡。下方不到一尺处就是汹涌奔腾的急流，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就要落入水中了。

他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步与步之间始终保持直线。每落下一步，这根纤细的树干就要上下弹动几下。树干上的细枝刮住他的毛，让他更难维持平衡。火心暗想：如果都像这样，我们可别想去参加森林大会了。

他渐渐逼近溪流中心，此处的水流最为湍急。越往前走，树干越细，最后只和火心的尾巴一般粗细，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火心停下脚步，估量了一下剩余的距离，他能够跳到对岸吗？

忽然，树干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他本能地死死抓住。这时他听见虎掌大声吼道："火心！后退！"

火心站在树干上摇摇晃晃，接着树干又晃了一下，突然滚入奔腾的溪流中。火心一个趔趄（liè qie）掉进水里，溪水立刻没过头顶，隐隐约约只听得虎掌的喊声传来。



第九章　星族，请救救我！

火心落进水里，一只爪子死死抓住树干。树干上的细枝抽打在身上，撕扯着他的皮毛，似乎他正在对付一名浑身长刺的敌猫一样，呼出的气变成水泡从他的口内不断涌出。他好不容易将头抬出水面，还没来得及吸气，树干在水中一滚，立刻又把他翻到水面下。

极度的恐惧反而带来一种奇特的平静，似乎时间在这一刻突然慢了下来。尽管火心的脑海中有一个声音不停地对他说，放开树干游上水面，但他清楚，这样做只是在冒生命危险，水流这么急，根本无法游泳。在这股巨大的冲击力面前，他除了屏住呼吸紧紧抓住树干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他疯狂地祈求："星族，请救救我！"

一种极具诱惑的黑暗渐渐袭来，火心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就在这时，树干又是一滚，一下子把他翻到水面上。身边的水流剧烈翻腾，让他几乎要窒息。他抓牢树干，不断地吐出涌进口中的水。由于趴在树干上，他看不见溪岸。身上的毛浸水之后变得异常沉重，四肢又冻得发硬，此刻的他根本撑不起身子观望周围的情况。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就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忽然，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住了，树枝咔嚓一声猛地一震，停了下来。火心猝不及防，差点儿被甩飞。一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他听到有一只猫在呼喊他的名字。他扭过头，看见树干的另一端恰好卡在岸边的大石头上。

长尾爬上那块大石头，趴在上面探出身子喊道："快过来，宠物猫！"

火心使出最后一分力气，抓着树干爬过去。细枝划过他的脸颊，树干忽然一歪，将他送到大石头边。火心急忙扒住大石头，后腿用力在水中划拉。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树干从大石头边滑落，又向下游漂走。

大石头的表面十分光滑，根本没有可供抓扒之处。眼看火心就要顺水漂走，长尾及时探下身子，张口咬住了火心颈背处的皮毛。在长尾的帮助下，

火心连扒带蹬，终于爬上了那块大石头。他浑身颤抖，大口大口地往外吐水，半晌后方才抬起头气喘吁吁地说："谢谢你，长尾。"

长尾面无表情地说："这没什么。"

虎掌从大石头后绕过来，问："你受伤了吗？还能不能走路？"

火心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抖去身上的水，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没事，虎掌。"

虎掌后退两步避开飞溅的水滴，说："看着点儿，我们已经够湿的了。"又上前两步嗅了一下火心，命令道："你回营地吧。其实，我们都得回去。如果没有奇迹发生，谁都不能渡过这条溪流，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火心点了点头，默不作声地跟随这位副族长返回森林。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又冷又累过，眼下最大的愿望就是晒着太阳美美地睡上一觉。

虽然四肢像水中的石头般冰冷麻木，但他的心里却不平静，充满了恐惧和疑惑。任何猫都能看出走上树干是非常危险的事，虎掌为何还要派他去做？他怀疑是虎掌为了让他落水，故意将那根树干推进水里的。

他想：要是没有长尾在旁边看着，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毕竟，是长尾救了他。尽管火心讨厌长尾，但他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处危难时，长尾严格地遵守了武士守则。

既然如此，虎掌有可能是趁长尾不注意，偷偷将树干推入溪中，或者说，长尾根本就不明白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火心很想问问长尾当时的情况，不过他知道自己问过之后，长尾会马上报告给虎掌的。

他瞟了一眼虎掌，看见虎掌正盯着自己，脸上流露出不加掩饰的憎恨。当他们目光对视时，虎掌的眼睛眯缝起来，似乎是在对他发出威胁。火心立刻便

明白了，虎掌一定是企图谋杀自己。这次他没有得逞，但是下次呢？下次，虎掌一定不会失手。

当火心回到营地时，温暖的阳光已经晒干了他身上的毛，他累得几乎抬不动脚步。

正在武士巢穴晒太阳的沙风看到他回来，立刻朝他跑过去，惊叫道："火心！你看起来真狼狈！出什么事了？"

火心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

"火心只是游了个泳罢了。"虎掌插言道，他低头盯着火心，"走吧，我们向蓝星汇报去。"说完，他踱着步子往高岩走去，长尾跟在后面。火心脚步蹒跚地走在最后，沙风用她温暖的身体扶住他。

蓝星对前来汇报的众猫说："怎么样？你们找到渡溪的路了吗？"

虎掌摇了摇头说："水势太大，我们不可能过去。"

蓝星说："但是所有族群都必须到会。如果我们不能找出一条渡溪的路线，星族会发怒的。虎掌，把你们途经的地方详细叙述一遍。"

虎掌把事情的经过滴水不漏地讲述了一遍，这一次添加了许多细节，就连火心想踩着树干渡溪的事也讲了。最后他大声说道："这种行为虽然很勇敢但也很愚蠢，我觉得他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沙风嗔（chēn）怪地瞅了火心一眼，但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别无选择，对于这一点，他知道，虎掌也知道。

蓝星说："以后要小心行事，火心。你最好去找黄牙，别冻感冒了。"

火心说："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蓝星眯缝起眼睛，说："火心，这是命令。"

火心强忍着困意，低下头尊敬地说："是，蓝星。"

巫医巢穴门前空荡荡的，火心叫了声黄牙，黄牙立刻从巢穴里探出头。

"是火心吗？天哪，你看起来就像是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松鼠！出什么事了？"

炭爪跟在黄牙后面走出巫医巢穴，坐在火心身边听他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当她听到火心差点儿就被淹死时，吓得眼睛都睁大了。

火心看着她吃惊害怕的样子，不由得想起她在雷鬼路边受伤的事情——难道那也是虎掌精心策划的一场事故吗？红尾的死因更是毋庸置疑。

黄牙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好吧。你长得很结实，可能不会着凉，不过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才能确认。炭爪，当一只猫被水打湿后，我们该对哪些方面进行检查？"

炭爪将尾巴卷过来盖住爪子，身体坐得笔直，眼睛盯着黄牙回答："呼吸是否微弱，有没有生病，皮肤上有没有水蛭（zhì）。"

黄牙说："回答正确。你来检查一下。"

炭爪认认真真地把火心的身体从头到尾嗅了一遍，然后用爪子拨开他的毛，检查是否有水蛭附着在皮肤上。她轻声问："呼吸正常吗，火心？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

火心说："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只想躺下睡上一个月。"

炭爪汇报说："黄牙，我认为他没有生病。"她贴着火心的脸颊，舔了他两下，说："别再往河里跳了，嗯？"

黄牙吁了口气，说："好了，火心，你可以去睡觉了。"

炭爪竖起双耳，惊讶地说："你不亲自检查一下吗？如果我漏诊了怎么办？"

"没必要。我相信你的医术，炭爪。"黄牙说着伸了个懒腰，"一直以来我都有句话想对你说。在这里我看到那么多的蠢猫，最后可算让我找到了一只还有些脑子的。你学得很快，治起病来也有一套。"

黄牙的赞赏令炭爪激动不已，她动情地说："谢谢你，黄牙！"

"别说话，我还没有说完。我年纪大了，是时候考虑收一名学徒了。炭爪，你对成为雷族的下一位巫医有何感想？"

炭爪一下子跳起来，两眼放光，身体兴奋得直颤抖，小声说："你是认真的？"

黄牙喝道："当然是认真的。我可不像别的猫，没事就爱瞎嚷嚷。"

炭爪严肃地抬起头，轻声说："既然这样，我想说的是，对我来说，那是最大的梦想。"

火心也是喜出望外，心怦怦直跳。炭爪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起初他以为炭爪活不下来，后来她虽然捡了条命，但折了一条腿，再也不能成为一名

武士了。变幻莫测的前途对于炭爪来说是多么残酷啊。幸好黄牙现在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不过，火心倒是没有料到炭爪这么兴奋。

火心卸下了心里的一个大包袱，觉得脚步轻快了许多。他回到巢穴和沙风一起共享美食后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后，巢穴内已涂上了一片夕阳红。

灰条顶了顶他说："醒醒，蓝星正在召集开会。"

火心走出巢穴，发现蓝星已经坐在高岩上，黄牙坐在她旁边。等大家到齐后，黄牙首先发言。

"雷族同胞们，我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众所周知，我现在已经步入老年。因此，我想收一名学徒。我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只和我能处得来的猫。"她半开玩笑地说，"而且她是唯一一只。你们的下一任巫医就是炭爪。"

猫群中响起一片欢呼。炭爪就坐在高岩下，她今天梳理打扮得十分光鲜，顾盼生姿。当大家热烈地向她表示祝贺时，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蓝星高声道："炭爪，你愿意成为黄牙的学徒吗？"

炭爪抬起头，凝视着蓝星："我愿意。"

"既然如此，月半当晚，你必须去'母亲嘴'，赶在其他族的巫医之前接受星族的授权，之后你将改名为炭毛。我代表整个雷族祝你一路顺风。"

黄牙半跳半滑着从高岩上下来，走过去和炭爪对触鼻子。接着，大伙儿都围了上来。火心瞅见蕨爪一脸神气地挨着姐姐，就连虎掌也走过去说了几句祝贺的话。炭爪得到这个重要的位置显然是众望所归。

第十章　借道而行

火心落水后的第三天，这名年轻的武士坐在巢穴外舔梳身上的毛，仔细进行清理，毛上似乎仍残留有泥水味。就在他扭头清理背部的时候，一阵脚步声走近，他抬头看见虎掌正站在面前。

虎掌粗声粗气地说："蓝星想让你去参加森林大会，让你去见她，就在她的巢穴外——也叫上沙风和灰条。"说完，不等火心回答就走开了。

火心站起来伸个懒腰，环顾四周，看见灰条和沙风正在荨麻丛边吃东西，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说："蓝星要我们去参加森林大会。"

沙风吃完画眉鸟，用舌头在嘴边扫了几圈，有些不解地说："我们不可能渡过溪水，那又怎么能到'四棵树'呢？"

火心说："蓝星说如果我们不试试，星族会生气的。她现在想和我们谈谈——也许她有主意了。"

灰条一边吃着水老鼠，一边说："希望不会让我们游过去吧。"话是这么说，但听到这个消息他还是挺高兴的，匆匆咽下剩余的鼠肉。火心知道他一直在找机会去见银溪，自从他们上次被虎掌逮个正着后，也不知道灰条和银溪有没有偷偷见过面。

银溪怀上了灰条的孩子，火心真想象不出，灰条怎能忍受他的孩子们要在异族长大这一残酷现实。银溪会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是一名雷族武士吗？火心尽量不去想这些烦心事，他和沙风、灰条一起穿过空地向高岩走去。蓝星和白风、鼠毛、柳带已经坐在巢穴外。过了一会儿，虎掌和黑条也到了。

蓝星让大伙儿围着她坐好，对他们说："大家都知道，今晚就是月圆之夜。要想去'四棵树'并不是件容易事，但星族一定希望我们能找到一条路。所以，此行我只带武士同去——没有长老，没有学徒，也没有怀孕的猫后。黑条，今早你带领一支队伍去察看了溪水的情况，把你看到的给大家说一下。"

黑条说："洪水在回落，但回落的速度很慢。我们一直巡行至雷鬼路，除了游过去，没有别的办法渡溪。"

柳带说："雷鬼路那里的溪流较窄，我们能跳过去吗？"

黑条说："插上翅膀也许能跳过去，如果单靠四条腿……"

白风说："不过雷鬼路那里是我们渡溪的最佳地点了。"

蓝星点点头，说："我们就从那里走。也许星族会引领我们找到一条路。"说完，她带领众猫走出营地。

太阳已经落山，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变得朦朦胧胧。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咕咕叫声，近处的灌木丛里则有猎物发出的沙沙声响。不过，众武士忙于赶路，没有心思狩猎。他们一路穿越丛林来到雷鬼路，此处的雷鬼路下有一条隧道，只见溪水从隧道里滚滚流过。往常去"四棵树"时，从未途经过雷鬼路，因此，火心不知道族长下一步会干什么。走到隧道边，火心看见洪水漫出隧道顶部，连雷鬼路都被淹在水里，在月光下显得越发诡异。这时一只怪物从这里经过，只见它放慢速度涉水而过，推起层层波浪。

怪物渐渐消失在远方，蓝星带着大伙儿走到雷鬼路边，她嗅了嗅路面上的水，水里散发出阵阵恶臭，熏得她直皱鼻子。她小心翼翼地将一只爪子伸进水中，然后说："这里比较浅，我们可以从雷鬼路走到溪的对岸，然后沿着影族领地的边界去'四棵树'。"

在雷鬼路上走！火心一想到要和怪物们同行一条路，就感到身上直起鸡皮疙瘩。炭爪的不幸遭遇已经表明了怪物们对待猫的残忍，而她仅仅是在雷鬼路边缘上走。

灰条也和火心一样感到胆怯，问："如果恰巧有怪物经过怎么办？"

蓝星淡淡地说："我们尽量靠边走。你们也都看到了，刚才那只怪物走得很慢，大概它也不想沾湿脚吧。"

火心看出灰条仍然心存疑惑。他和灰条一样感到担心，不过现在不好争论，否则会被虎掌当作胆小鬼。

蓝星一只脚刚踏进水里，白风突然说："蓝星，等一下。还记得这条溪的对岸地势也很低吗？我觉得对岸可能也遭洪灾了。要想去'四棵树'，我们得借道影族的领地，那里的地势较高。"

火心身边的一只猫轻声发出低嘶，白风的提议让火心也感到害怕。一队武士，刚刚和影族打完仗，然后又向他们借道？如果被影族巡逻队发现，对方会认为他们是在进行入侵行动。

蓝星站在水里想了一会儿，然后对白风说："也许吧，但如果没有别的路，我们不得不冒一回险。"

没等大家做出反应，蓝星又迈出脚步，看情形也只能服从命令了。火心跟在白风身后，沿着雷鬼路边蹚水而行。虎掌走在最后，以防怪物从众猫背后驰来。

起初一切还算顺利，除了雷鬼路对面有一只怪物逆向驰过之外，再没有别的动静。然而走到半路的时候，只听身后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溅起的水哗哗直响，一只怪物渐渐逼近。

虎掌大声喊道："大家小心！"

火心紧紧靠在雷鬼路的路沿上，吓得一动不敢动。黑条则跳到路沿上趴下来，冲着路过的怪物龇牙咧嘴。臭气熏天的水面上泛起一片奇异的色泽，一个浪头涌过来，把火心腹部的毛都浸湿了。

怪物走后，火心方才长长地吁了口气。

来到对岸，火心发现白风说得没错，这里早已是汪洋一片。眼下没有别的办法，唯有继续沿着雷鬼路走到一处地势较高、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再下去。

众猫走到一片干燥的地段后，方才离开雷鬼路。火心抬起头张开嘴巴，嗅到一股浓烈、刺鼻的气味——是影族的气味！他们此时已经走出了雷族的地界，现在这个地方与"四棵树"之间，隔着一条宽阔的影族领地地带。

柳带不安地说："我们不该来这里。"

蓝星没有理会她，反而加快脚步通过脚下这片湿漉漉的草地。这片空旷的草地上只是孤零零长了几棵大树，草又长得很矮，在这里根本无法隐匿行踪。火心的心怦怦直跳。如果被影族发现就糟了，不过"四棵树"已经遥遥在望，他们也许还有几分运气。

突然，队伍的前方出现了一条黑影，接着，又蹿出了几条，然后只听一声愤怒的吼叫撕破寂静的夜空。

蓝星加快速度，似乎想闯过去，接着又忽然放慢脚步停了下来。大家亦

步亦趋地跟在她的身后。那几条黑影越来越近，火心看清楚原来是由影族族长夜星率领的巡逻队。

夜星望着这群不速之客说："蓝星！你带领武士闯进影族领地到底有何贵干？"

蓝星不卑不亢地说："还不是因为这场洪水，这是唯一一条通往'四棵树'的路了。我们没有恶意，夜星。你知道，森林大会期间，各个族群是不能刀兵相见的。"

夜星双耳贴平、毛发耸立，低嘶着说："这个规矩只在'四棵树'才有效，在我们这里可没这个规矩。"

火心本能地俯下身子做出防御姿势。影族的猫们——既有武士，也有学徒和长老——迅速将雷族众猫团团围住。如同他们的族长一样，他们竖起身上的毛，尾巴缓缓摆动，一双双充满了敌意的眼睛，反射出冷冷的月光。火心知道一场大战在即，在这场战斗中，雷族猫的数量处于劣势。

蓝星说："夜星，很抱歉，没有特殊原因我们绝不会擅自进入贵地。请行个方便吧。"

她的话对影族丝毫不起作用。影族副族长灰毛走上前对夜星说："我认为他们是来这里刺探机密的。"

"刺探机密？"虎掌分开猫群走到蓝星身边，他向前探着头，几乎触到了灰毛的鼻子，"我们在这里能刺探到什么机密？你们的营地又不在附近。"

灰毛凶狠地咧开大嘴，露出利齿："下令吧，夜星，把他们撕成两半！"

虎掌厉声喝道："尽管试试看！"

夜星没有作声。火心肌肉紧绷，身边的灰条则发出低嘶声，鼠毛和站在旁边的影族武士针锋相对，沙风则双目炯炯，准备大干一场。

最后，夜星对他的属下们说："退后，给他们让开路。我还想让雷族参加这次森林大会呢。"话虽然友好，但却是咬着牙说的。火心疑心大起，悄声问灰条："他到底什么意思？"

灰条耸了耸肩膀说："不知道。自从闹洪灾后，我们再没有和影族打过交道，谁知道他们的近况如何呢。"

夜星眯缝着眼继续说："我们甚至还能护送你们，这只是为了让你们能够

安全到达‘四棵树’。万一你们路上被一只发怒的老鼠吓跑怎么办，是吧？”

影族的猫们齐声附和。他们移动队形，将雷族的武士们围在中间。夜星略一点头，和蓝星并肩而行。雷族众猫在影族半是护送、半是看押下，乖乖地跟在两位族长身后。

众猫到达“四棵树”时已是月上中天。借着清冷的月光，只见河族和风族已经到齐了。眼见雷、影这两个原本誓不两立的族群竟然一同从斜坡上下来，河、风两族都很好奇。火心知道雷族此时看起来定然像是影族的俘虏，于是他昂首阔步，以姿态来表明他们并没有被打败。

不过影族还算识趣，他们刚从坡上下来，影族便走开了。蓝星和虎掌并肩径直向巨岩走去。火心回头找灰条，哪里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不一会儿，他就发现灰条正朝银溪走过去，不过碍于银溪周围有许多河族猫，灰条不敢过分靠近，只能沮丧地在附近徘徊。

火心暗地里叹了口气。他知道灰条是多么思念银溪，更何况银溪已怀上了他的孩子。可是在这样一个众目睽睽的场合下见面，实在太冒险了。

他正在低头沉思，突然被鼠毛的声音吓了一跳：“你怎么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火心急中生智，说：“我……我在想夜星说过的话。他为什么想让雷族参加这次大会呢？”

“嗯，我敢肯定当中一定另有隐情。他可不会安什么好心。”沙风嘴里说着话和柳带并肩走过来，她舔了舔爪子，然后用爪子在耳朵上蹭了蹭，“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的。”

柳带一边向风族母猫们聚集的地方走去，一边回过头说：“麻烦来了，连我的爪子都感觉到了。”

火心心情沉重，在树下走来走去，留心周围的猫谈论的话题。大部分猫议论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流言蜚语，没有谈及任何有关影族计划的事。每当他从影族猫身旁经过时，他们都充满敌意地瞪着他，其中还有一两只猫不时地瞅瞅巨岩，似乎急于想让会议开始。

终于，巨岩上传来一声号叫，大家的议论声渐渐平息。火心看见四大族群的族长们站在巨岩上，在深色的夜空背景下，形成四个黑黢黢的身影。

沙风来到火心身边趴下，爪子垫在胸脯下，小声说：“终于开始了。”

夜星走上前，神情冷漠地说：“在场的各位，听我一言！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下面说的话当作耳旁风。在去年绿叶季之前，断星一直是影族的族长。他……”

风族族长高星上前厉声喝道：“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个可恶的名字？”他眼里闪着怒火。火心知道他想起了那段曾被断星驱逐出家园的屈辱历史。

夜星附和道：“是的，他很可恶。大家之所以这么痛恨他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偷走了雷族的幼崽，强迫本族的幼崽过早地接受战斗训练，不少幼崽因此而夭折。最终，由于无法忍受他的血腥统治，我们将他逐出族群。但是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的声音一下子尖厉起来，“他死在了丛林里呢，还是在两脚兽地盘里过着沿街乞讨的生活呢？都没有！而这一切都是拜今晚在场的一个族群所赐，是他们收留了断星。他们背叛了武士守则，背叛了森林里所有的族群！”

火心和沙风面面相觑，都感到惴惴不安。火心知道即将到来的麻烦是什么，显然沙风也想到了。

夜星吼道：“他们就是雷族！雷族正在为断星提供庇护！”

第十一章　乌云遮月

巨岩下响起一片惊呼声。在群猫怒视之下，火心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他竭尽全力控制自己才待在原地，沙风紧贴着他，和他一样感到惶恐。沙风的体温阵阵传来，火心渐渐镇定下来。

在巨岩上，高星扭头质问蓝星："这是真的吗？"

蓝星没有立即做出回答，而是不卑不亢地上前几步面对着夜星。月光如华，倾泻在蓝星的身上，使得她银光闪闪。在火心的眼里，她就像是一名从银河降临的星族武士。巨岩下群猫的议论声渐渐止息，蓝星淡淡地问夜星："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难道你们一直在刺探我们营地内的情报吗？"

夜星咬牙切齿地说："刺探！你们的学徒把这件事传得满天飞，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刺探什么吧。我们是在上次的森林大会上得到这个消息的。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说这个消息不是真的吗？"

火心听到这里，顿时想起自己在上次森林大会中曾看见迅爪和影族的学徒们待在一起。难怪他当时一脸愧疚的样子。蓝星刚刚下令不许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他就到处宣扬！

蓝星沉吟不决。火心突然间十分同情她。她原本是顶着来自族内的巨大压力收容断尾的，现在她又将如何应对来自外族的责难呢？

高星又冷冷地问："这是真的吗？"

蓝星沉默半晌，然后抬起头说："是真的。"

高星骂道："叛徒！断星对我们做过的好事你可是一清二楚的。"

蓝星的尾巴晃了晃，虽然火心站在巨岩下，但仍能看到她的每条肌肉都绷得紧紧的。蓝星强抑怒火，低嘶着说："没有猫敢叫我叛徒！"

高星反唇相讥："我就敢。如果你执意庇护那个……那个浑蛋，你就是违犯武士守则的叛徒！"

会场上所有风族猫都跳起身，为他们的族长助威呐喊："叛徒！叛徒！"

在巨岩脚下，虎掌和坏脚两位副族长怒目相视，几乎鼻子贴着鼻子，彼此间张牙舞爪，虚张声势。

火心也站起来，战斗的冲动立刻为他的四肢注满了力量。柳带刚才还和一只风族母猫谈得投机，此时也是仇敌相见，分外眼红。两名影族武士向黑条逼近，鼠毛跳过去相助，准备迎敌。

这时，巨岩上传来蓝星的怒斥："住手！你们怎么能破坏规矩呢？你们想触怒星族吗？"

就在她说话之时，月光忽然暗淡下来。所有猫都站在原地往天上看，只见一团乌云经过，恰巧遮住了月亮。大家都感到不寒而栗。这是星族在警告他们不要破坏规矩吗？以前也曾发生过这种乌云遮月的情况，大家认为这是星族发怒的征兆，因此草草结束了森林大会。

乌云继续飘动，月光又渐渐变强。这时场上的火药味淡了许多。大部分猫坐了下来，不过彼此间的敌意一点儿也没有减弱。白风站在坏脚和虎掌中间，防止两只猫重启战端。

钩星上前几步站在蓝星旁边，神色平静。火心意识到在所有族群当中，唯有河族与断尾没有宿怨。断尾既没有渡过河侵入他们的领地，也没有偷窃他们的幼崽。

钩星说："蓝星，把你这么做的原因给大家说一说。"

蓝星回答说："你们说的断星已经双目失明，并且更名为断尾。"她提高嗓门儿，好让在场的每只猫都听得见："他年老体弱，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所以他不可能再构成任何威胁。你们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森林里饿死吗？"

"当然能！"夜星兴致勃勃，急切地说，"让他死就算便宜他了！"他唾沫横飞，抻长脖子对高星无礼地说："你能原谅曾把你们赶跑的猫吗？"

火心想不通夜星为什么如此露骨地挑动高星的怨恨。他如今已经是族长了，一只瞎了双眼、沦为俘虏的老猫值得他如此兴师动众吗？

高星没有料到夜星会如此激动，不由得后退两步，说："你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族群意味着什么，我们永远都不会宽恕断星。"

蓝星说："既然这样，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错了。武士守则教导我们要表现出怜悯。高星，你难道不记得当初你们被逐出家园时，雷族是怎样帮助你们的吗？我们四处寻找，将你们带回家园，此后不久我们又和你们一道抵御侵略。你忘了你们亏欠雷族什么了吗？"

蓝星的话犹如火上浇油，高星腾地走过来，恶狠狠地说："雷族想统治我们吗？你们带我们回到家园，就是为了让我们奴颜婢膝、唯命是从吗？你以为风族不懂廉耻吗？"

蓝星小心翼翼地说："高星，你说得对，没有哪个族群能够奴役另一个族群。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请回想一下当你们穷困潦倒的时候，你们的心里是什么感受，然后试着表现出一些同情之心。如果我们任由断尾自生自灭，就变得跟他一样残忍了。"

夜星恨恨地说："同情？别把我们当小孩子哄了，蓝星！断星什么时候表现出过同情？"巨岩下群猫响起一片附和声，夜星继续说："蓝星，你现在

必须把他赶走，给大伙儿一个交代。”

蓝星眯缝起眼睛，眼里寒光闪闪：“别对我的族群指手画脚！”

夜星吼道：“我就这么说了，怎样？如果雷族执意庇护断星，那就是在自找麻烦，影族决不答应。”

高星恶狠狠地说：“还有风族。”

蓝星没有作声。火心知道她如今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内有同胞们的不理解，对外则要同时对抗两个族群。最后，蓝星说：“雷族不会听命于任何其他族群，我们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夜星嘲弄说：“正确？庇护那个冷血……”

蓝星截断他的话说：“够了！不要再为此争论了。这次大会还有别的事要商量，你忘了吗？”

夜星和高星面面相觑，一时间犹豫不决。这时钩星走上前向大家通报洪水给河族营地造成的损失情况，但此时大家都已心不在焉，猫群中响起一片嗡嗡声。

沙风凑近火心的耳边说：“夜星刚一开口，我就知道断尾的事情要出麻烦了。”

火心说：“是啊。但蓝星现在是骑虎难下，如果她在这个时候退缩，不但别族的猫瞧不起她，连我们自己族群也要把她看扁了。”

沙风深表赞同。虽然还有议程没有进行完，但火心已没有心思再听了，在风、影两族的虎视眈眈下，他巴不得会议早些结束。

时间过得很慢，月亮终于沉入天际，众猫开始纷纷离去。蓝星刚从巨岩上下来，雷族武士们便不约而同地迎了上去，大家围住蓝星，以防出现意外情况。

就在忙乱之际，火心瞅见一根须正往风族的队伍那边跑。两只猫目光相接，一根须停下脚步，轻声说：“对于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火心，我不会忘记你是怎么将我们带回家园的。”

火心回答：“谢谢，一根须。我希望……”

虎掌突然走过来，眼睛死死盯着他们，冲一根须龇牙咧嘴，一根须匆匆忙忙回到风族伙伴那里。火心硬着头皮等待挨骂，哪知虎掌什么也没说，只

是从他身边走过。

虎掌走到蓝星身边，不满地说："这下满意了吧，如今有两个族群都吆喝着要吸干我们的血。我们早该把那个寄生虫赶走！"

虎掌的这番话让火心着实吃了一惊。不久前，他还看见虎掌和断尾在亲密交谈，似乎同意了让断尾留下。也许是风族和影族的激烈反应又把虎掌的怒火勾起来了。

蓝星平静地说："虎掌，这里可不是我们吵嘴的地方。我们回到营地后……"

"可是你们如何回去呢？"正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夜星插嘴说，"你们好像没有路可以回家了。如果你们胆敢踏进影族领地一步，我们就把你们碎尸万段。"说完便转身离去。

蓝星一时间茫然失措。火心知道，除非从河上游过去，否则没有路可以回营地。一想到那条差点儿要了他小命的急流，他就感到胆寒。难道他们要在"四棵树"这里等待洪水退去吗？这时，一股河族的气味传来，他扭头看见钩星和几名河族武士正朝他们这边走来。

钩星对蓝星说："我都听见了，夜星做得不对。在这种时刻，所有猫都应当互帮互助。"说着他瞥了眼火心，火心知道钩星指的是他和灰条为河族提供食物的事情。但是雷族中，除了蓝星之外，没有猫懂得钩星话里的含义，于是雷族里有些猫开始躁动起来。

钩星继续说："我们能为你们提供一条回家的路。我们从这里利用两脚兽的桥渡过河，你们可以途经我们的领地，找一处河水浅的地方过河——我知道有个地方，那里有一棵树恰好卡在两岸的石头中间。"

没等蓝星说话，虎掌便低嘶着说："可我们为什么要信任河族？"

钩星没有理会他，眼睛看着蓝星，等待她的回答。蓝星尊敬地低下头，说："谢谢你，钩星。我们接受你们的好意。"

钩星略一点头，陪同蓝星一道走出会场。雷族众猫在蓝星的带领下，穿过灌木开始往山谷外爬去，有些猫嘴里仍在喋喋不休。影、风两族内的一些猫不停地对他们做出一些不友好的举动，因此河族的武士们护卫在两侧，以防发生冲突。这一幕景象让火心感到非常震惊，就在这次会议上，森林里分

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

虎掌走在队伍的最后，巨大的脑袋摆来摆去地瞅，似乎认为河族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

相比之下，蓝星则显得十分坦然。离开“四棵树”后，她让钩星先走，自己则来到雾脚旁边，淡淡地说：“我听说你生幼崽了。他们还好吧？”

雾脚没想到雷族族长会和自己说话，不由得十分惊讶，结结巴巴地说：“有两……两个被水冲到了河里，多亏火心和灰条救了他们。”

蓝星的双眼流露出同情的神色，低声说：“真遗憾，你一定被吓坏了。我很高兴雷族的武士能够及时伸出援手。你的孩子们恢复健康了吗？”

“是的，他们现在很好，蓝星。”雾脚仍被这位雷族族长的关心话语搞得摸不着头脑，“他们都好，不久就能当学徒了。”

蓝星温和地说：“我敢肯定，他们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武士。”

火心看着蓝星和雾脚并肩走在一起，不由得觉得，她们身上蓝灰色的毛在月光照射下发出的光泽竟如此相似。她们有着同样结实的体格，当她们起步跳跃时，身段转折起伏，竟也如出一辙。走在后面的石毛也是长着一身银

光闪闪的皮毛，行动时敏捷灵活，简直就是他姐姐雾脚的翻版。

火心暗想，不同族群的猫外貌能够如此相似，为什么观念却大相径庭呢？族群之间为什么纷争不断？他想起雷族和影、风两族之间剑拔弩张的场面，想起他们对维护断尾的蓝星恶语相加，心里很不是滋味。当他走过弥散着两脚兽气息的小桥时，寒风骤起，吹冷了整片森林。

第二天清晨，火心醒来时灰条已经离开了巢穴，他的窝已经凉透了，显然已离去多时。

“又去看银溪了。”火心无奈地叹了口气。这种事他早已见怪不怪，更何况如今灰条已经知道银溪临产在即，只不过自己又得帮他掩饰了。

火心打着哈欠迈步走出巢穴，抖去沾在身上的苔藓，环顾四周。太阳刚刚露出半张脸，周围树木的影子被阳光拉得老长老长。碧空万里无云，鸟儿们在尽情欢唱，处处都蕴含着猎物丰盛的迹象。

蕨爪正睡眼惺忪地坐在学徒巢穴门口，火心喊道：“喂，蕨爪，你想外出狩猎吗？”

蕨爪顿时两眼放光，二话不说急忙跑过来问：“现在吗？”

“是的，现在。”火心说着，突然被蕨爪的热情所感染，说，“我能抓好多好多老鼠，你能吗？”

蕨爪跟着他朝金雀花通道走去，没有问他灰条去哪里了。这也难怪，灰条从没有认真履行过老师的职责。想到这里，火心感到忧心忡忡，虽然现在他对银溪的看法已经大为改观。说实话，蕨爪这个学徒或多或少是他火心拉扯起来的。他喜欢训练这只姜黄色的小猫，而让他担心的是，灰条可能并没有将“忠诚”二字放在心上。

他将这些想法放在一边，带着蕨爪往沟外爬。洪水刚退不久，沟里泥泞不堪，他们不得不绕开走。在这种明媚、温暖的天气里，无论是谁都感到心胸开阔，就算有天大的烦心事也会烟消云散。随着水势在一天天退去，再也不必担心雷族的营地会被洪水冲垮了。

爬上山沟，火心停下脚步说：“好了，蕨爪，仔细嗅嗅，看能嗅到什么？”

蕨爪站得笔直，合上双眼，迎着微风半张开嘴巴。过了半晌，他说：

“有老鼠、兔子、画眉鸟，还有……还有一种鸟我认不出来。”

火心告诉他说：“那是啄木鸟。还有别的吗？”

蕨爪全神贯注，忽然睁开眼睛，紧张地说：“还有狐狸！”

“气味新鲜吗？”

蕨爪又嗅了嗅，神情放松下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新鲜，我猜大概有两三天了吧。”

“很好，蕨爪。现在你顺着那条路走，一直走到那两棵老橡树那里，我顺着这条路走。”蕨爪小心翼翼地走进树丛，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嗅嗅空气。火心目送他离去，这时，灌木丛里传来一阵翅膀扑腾的声音，他一扭头，看见一只歌鸫（dōng）正扇着翅膀以保持身体平衡，嘴里叼着一只虫子正往泥土外拉。

火心急忙俯下身子一步一步地靠过去。那只歌鸫已将虫子从泥土中拽了出来，正往肚子里咽。火心收紧肌肉准备跃起。

“火心！火心！”

蕨爪疯狂的喊叫声划破沉寂。一阵树叶的哗哗声过后，蕨爪从树丛里钻出来，朝火心猛跑。歌鸫受到惊吓，扑棱着飞到树上。火心扑了个空，四爪重重地落回地面。

他怒气冲冲地扭头喝道：“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好好听着！森林里的每一只猎物都……”

蕨爪冲到他面前刹住脚步，气喘吁吁地说：“火心！他们来了！我先是嗅到了他们的气味，然后就看见他们了！”

“嗅到谁的气味？谁来了？”

蕨爪睁大眼睛，眼里充满了恐惧：“是影族和风族！他们来袭击我们的营地了！”

第十二章　遭遇偷袭!

火心急忙问："在哪里？有多少武士？"蕨爪的尾巴朝丛林深处摆了摆，说："在那边。不知道有多少武士，但是他们正利用灌木丛作掩护匍匐行进。"

火心强抑住激烈的心跳，脑子飞转："听着，马上赶回营地，向蓝星和虎掌报告，让他们立刻派遣武士过来。"

"是。"蕨爪转身冲进沟里。

火心当即朝森林里走去，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起先似乎一切都很平静，可是不一会儿，他便嗅到了入侵者——风族和影族的气味。

前方不远处飞鸟惊鸣。火心躲在一棵树后，心情越来越紧张。

他收紧后腿用力一跳，爬上树干迅速趴下，透过树叶的间隙往下望。

地面上似乎没什么情况。忽然，火心看到一棵香薇树颤动了一下，接着一团影子闪过。过了一会儿，从灌木丛里探出一颗黑色的脑袋。火心立刻便认出是夜星。

夜星低声说："跟上!"

他从灌木丛里钻出，迅速通过一片开阔的空地，一支队伍紧随其后。火心点了点对方的数量，心情愈发紧张。影族和风族的武士倾巢而出。火心看见有高星和灰毛，坏脚和矮尾，湿脚和一根须……他们并肩奔跑，似乎同属一个族群。

就在不久前，这些猫们还在风族的营地里拼得你死我活。如今，对断尾的刻骨仇恨和对雷族的不满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火心知道自己必须与他们为敌。虽然他一向把风族的武士们当作自己的朋友，但在这种危急关头，他必须站在本族这一边。

火心缩紧身体准备往下跳。这时，营地方向传来一声怒吼，火心听出那是虎掌在召集武士们投入战斗。出于对虎掌的不信任，火心并没有感到轻松

些。现在，雷族需要的是虎掌的凶狠和力量。

火心从树上爬下来，四脚刚一落地，便向战场飞奔而去。他冲出树林，看到峡谷边的空旷地带已经变成了激烈的战场。虎掌和夜星扭打在一起，你给我一爪，我还你一脚。黑条则把一名风族武士按在地上。风族的母猫晨花在长尾的侧腹上狠狠抓了几下，后者惨叫着滚开了。

火心的怒火腾的一下升了起来，纵身向晨花跳过去。他当初带领风族返回营地时一路上悉心照料的那只母猫，此刻已成为他的仇敌。晨花转过身，伸出爪子正准备用力挥出。两只猫一照面，顿时愣在当场。晨花眼里充满了歉意和悲伤，火心看得出来，她仍记得他们共患难的那段时光。火心也不忍心继续出手，过了片刻，晨花向后退去，消失在猫群中。

还没等他喘口气，一只猫冲过来撞在他的屁股上，将他撞倒在地。火心急忙爬起来，扭过头，进入眼帘的是影族武士矮尾那双凶狠的眼睛，一眨眼工夫矮尾的牙齿就插进了他的肩膀。火心一声大叫，后腿蹬在矮尾的腹部，爪子扯下了一大块皮毛。矮尾血流如注，立刻逃之夭夭。

火心摇摇晃晃站了起来，喘着气，向四周打量。战场已经转移到沟内。敌方不断向前推进，显然下决心要摧毁雷族的营地。雷族寡不敌众，根本无法抵抗对方的凌厉攻势。蓝星在哪里？

原来蓝星正和白风、尘毛守在营地入口处，准备拼死捍卫营门。这时，一根须和湿脚突破了虎掌的防线，湿脚直接冲向蓝星。

火心急忙沿着沟边跑了过去。在雷族里，只有他和黄牙知道蓝星只剩下最后一条命了。如果她在这次战斗中牺牲，雷族立刻就会群龙无首——更糟的是，雷族会落入虎掌的掌控之中。

他跑到金雀花通道上方，直接跃起往下跳，连滚带爬地下来，正好落在湿脚旁边。他张嘴咬住湿脚的脖子，把他从蓝星身边拖开。蓝星趁机狠狠给了湿脚几下，湿脚负伤仓皇而逃。

敌猫不断向金雀花通道冲过来。火心顾不上对方是谁，闭着眼睛一通狂咬乱抓。他的额头被抓破了，鲜血蒙住了双眼。他大口吸气，仿佛就要窒息在敌猫的气息中。

突然，蓝星的声音响起："他们正要突破围墙！后撤——保卫营地！"

敌猫蜂拥而入，进入金雀花通道。火心挣扎着站起身，金雀花的尖刺如同敌猫的利爪刮着他的皮毛。他忍着痛，向营地内走去。

柳带、奔风和沙风守在育婴室门口，保卫着正在哺乳的猫后和幼崽。长尾迅速舔净伤口，和蕨爪一起守在断尾的巢穴外。透过树枝，火心只能辨认出这位影族前族长的黑色花斑皮毛和那双无神的眼睛。想到他们浴血奋战，全都是为了保护这个残忍、卑鄙的凶手，火心顿时有些泄气。

夜星和一根须最先从金雀花通道里冲进营地，他们穿过空地，朝断尾的巢穴扑去。高星钻进营地的围墙，也冲了过去。越来越多的敌猫攻入营地。

火心边跑边喊："拦住他们！他们想杀断尾！"他扑到夜星身上，把他撞得在地上打滚。说实话，他也不知道雷族中到底有几只猫是真心想保护那位影族前族长的。毫无疑问，许多猫都想借着其他族群的力量除掉断尾。但火心也知道，他们都赤胆忠心，不管心里怎么想，他们都会为了雷族战斗至最后一息。

火心将夜星按在地上，张口咬住他的肩膀。夜星挣扎着撑起身体，火心顿时失去了重心，他突然发现自己中计了——对方虽然年老，但依然凶狠狡诈。

夜星面目狰狞，两眼凶光暴射，露出一口利齿。突然，他松开火心，向后退去。火心甩掉流进眼眶的鲜血，看见蕨爪正骑在夜星的背上，四爪紧紧抓住他。夜星使出吃奶的力气想把蕨爪抖开，但无济

于事，于是他一个翻滚，将蕨爪压在身子底下。蕨爪发出一声怒吼。

火心身子一跃，就要帮忙，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高星挡住他的去路。火心心里顿时一沉，突然，他发觉自己被别的猫往后拽。

原来是虎掌。只见这位副族长遍体鳞伤，像只血猫一般。虎掌杀红了眼，一见到高星二话不说便挥爪打去，高星哪里是虎掌的对手，三两下便被打翻在地。

这时，雷族的猫们相继出现：白风、鼠毛、奔风还有蓝星。战场上的敌我态势瞬时逆转。入侵者终于溃败下来，纷纷夺路而逃。火心气喘吁吁，眼见一根须混杂在一群败军中逃走了。战斗终于结束了。

断尾趴在巢穴里，低着头“看”着地面。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火心怀疑他是否知道雷族为了他差点儿被毁灭。

火心身旁的蕨爪挣扎着站起来，一侧肩膀上的皮毛被扯烂耷拉着，身上全是血和灰土，但双眼却炯炯放光。

火心说：“干得漂亮，你打起仗来就像一名武士。”

蕨爪的眼睛更亮了。

这时，大家向蓝星聚拢过去，个个浑身泥污、鲜血淋漓，均已疲惫不堪。众猫低着头都不说话，没有任何胜利后的喜悦。

黑条怒气冲冲地对蓝星吼道：“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后果！你要我们留下断尾，现在我们为了保护他，全都挂了彩。是不是我们的同胞为他牺牲了你才甘心？”

蓝星心烦意乱：“我知道这件事不易做，黑条，但我们必须去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

黑条轻蔑地说：“为了断尾吗？我恨不得杀了他！”

一些武士出声表示赞同。

蓝星看起来似乎突然间老了许多，脆弱了许多。“黑条，”虎掌分开猫群走到蓝星身边，“你正在对我们的族长说话，怎么连一点儿尊重都不懂。”

黑条瞪了他们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去。虎掌从左至右，缓缓扫视群猫。

蓝星说：“火心，去把黄牙叫来。”

火心转身正要向巫医巢穴走去，一抬眼看见黄牙带着炭爪已经来到空

地。这两只猫当即开始检查武士们的伤势，依照轻重缓急分别救治。等轮到火心的时候，他看到灰条从营门口闪身进来。他身上的皮毛完好无损，嘴里叼着两只猎物。

虎掌离开炭爪，走到空地中央迎上灰条，问："你去哪里了？"

灰条一脸迷惑不解的样子。他将猎物放在地上，说："狩猎啊。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虎掌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说："什么事，这个样子能有什么事？风族和影族联合入侵，要杀死断尾。那时我们急需武士，不过看样子你不在这里。你刚才在哪儿？"

火心暗想：肯定是和银溪在一起呗。幸亏灰条还带着猎物回来，也好有个交代。

灰条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辩解道："哼，我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离开营地之前都要得到你的准许呀？"

火心提心吊胆——灰条应该知道这样惹怒虎掌可没什么好处呀，也许是他恼羞成怒了。

虎掌低吼道："你，还有火心，我看你们总是不顺眼！"

"打住！"火心勃然大怒，"营地被袭击时，我可是在场的啊。况且灰条没有参加这次战斗也不是他的错。"

虎掌冷冷地看着灰条，然后目光移向火心，说："小心！我一直盯着你们呢。"说完便转身回到炭爪那里。

灰条嘟囔："好像我会在意似的。"虽然嘴硬，却不敢接触火心的目光。

灰条把猎物放到猎物堆上，火心则回去找巫医治疗伤口。

黄牙为他检查完伤口后，呵斥道："哼！如果再被扯下些毛来，你就变成光身子泥鳅了。不过伤口不深，不会要你的命。"

炭爪取来一捆蛛丝，将它压在火心眼睛处的伤口上。她轻轻触了触火心的鼻子，小声说："火心，你真勇敢。"

火心不好意思地说："别这么说。我们都是在做必须做的事情吧。"

黄牙突然说："不过做起来可着实不易。我打过仗，我清楚。"她转身盯着蓝星的眼睛说："蓝星，谢谢你。你为了保护断尾，让族群冒这么大的风

险，我心里十分感激。”

蓝星摇了摇头，说：“不必谢我，黄牙。这件事关系族群的荣誉，虽然断尾作恶多端，但他现在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情。”

黄牙低下头，声音低得只有蓝星和火心能够听见：“他给收留我的族群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对此我很抱歉。”

蓝星凑近舔了她一下以示安慰，脸上的表情就像是一位母亲在宽慰烦躁的孩子。森林大会后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火心眼前：月光照在三只蓝灰色的猫身上——他们是蓝星、雾脚和石毛。

他倒吸了口凉气。他没有看错吧？三只猫长得如此相像，除了血缘关系又该如何解释呢？雾脚和石毛是亲姐弟，这是他知道的——灰池曾告诉他，他们原先带有雷族的气味。

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蓝星的孩子根本没有死。雾脚和石毛会是这位雷族族长失去的孩子吗？

雷族不会听命于任何其他族群，
我们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ThunderClan does not take orders from other Clans.
We do what we think is right.
——蓝星

成语填填圈

（　　）张（　　）势

假装出强大的气势。

（　　）（　　）动众

多指用很多人力做某件事。

（　　）言（　　）语

指背后散布的诽谤性的坏话。

（　　）（　　）而解

比喻事情容易解决。

（　　）不及（　　）

事情突然发生，来不及防备。

（　　）骨（　　）心

形容记忆深刻，难以忘却。

剑（　　）弩（　　）

比喻形势紧张，一触即发。

奴（　　）婢（　　）

形容卑躬屈膝、奉承巴结的样子。

（　　）（　　）托出

比喻全都说出或拿出来，没有保留。

（　　）中送（　　）

比喻在别人急需的时候给以帮助。

自（　　）（　　）勇

主动地要求承担某项艰难的工作。

（　　）不敌（　　）

人少的一方抵挡不住人多的一方。

答案下期见哦！当然你也可以动手查一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流涌动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2
（猫武士 ：美绘本）
ISBN 978-7-5148-7828-8

Ⅰ．①暗… Ⅱ．①艾… ②赵… Ⅲ．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238913 号

ANLIU YONGDONG
（猫武士美绘本）

出 版 发 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孙 柱
执行出版人： 马兴民

插　　图： 刘 野　　**装帧设计：** 舒穆禄
策　　划： 何强伟　　**责任校对：** 杨 雪
责任编辑： 郭亚丽　　**责任印务：** 厉 静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编 辑 部： 010-57526309　　**总 编 室：** 010-57526070
发 行 部： 010-57526608　　**官方网址：** www.ccppg.cn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5
版次： 2023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2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8 千字

ISBN 978-7-5148-7828-8　　**定价：** 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 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8

下集预告

火心的好朋友灰条遭遇了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银溪不幸死于难产。虎掌的权力欲望已膨胀到无法控制，竟然和泼皮猫内外勾结，想要杀死蓝星，将雷族改朝换代。众猫奋起反抗，保卫了家园。然而，恶战刚刚结束，灰条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猫都目瞪口呆的决定……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
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ISBN 978-7-5148-7828-8
9 787514 878288
定价：15.00 元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